

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文教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06·628 每册0.18元

247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目 录

高歌向前·····	齐运宣 (1)
大梁山下·····	伍亦文 (11)
家属连连长·····	海 歌 (23)
奔驰·····	焦学文 (33)
金色的朝霞·····	王春泉 (43)
玉松大叔·····	丁永淮 (53)
红光闪闪·····	红 雨 (61)
女民兵·····	齐武尔 (69)
女机长·····	齐迪文 (76)
“乒乓顾问”·····	胡容权 (88)
后记	

高 歌 向 前

齐运宣

试验遇到了“拦路虎”，三结合革新小组举办起“火线学习班”。第一个课目就是学唱《国际歌》。

歌声雄壮而激越！三结合革新小组长、共产党员洪师傅虽是五十过头的人了，但他情绪激昂、精神饱满，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在《国际歌》的活页歌片上，洪钟似的嗓门比谁都来劲！坐在洪师傅对面的青年技术员李刚，虽然也在跟着大伙一起唱，两眼却望着窗外，不时抽出插在衣兜里的革新方案图纸翻弄着，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

休息时，洪师傅把李刚叫到隔壁车间办公室，关切地问：“你有什么事吗？”

李刚抬头望了望师傅，没作声。

“咳！你就竹筒倒豆子——有话往外端嘛！”

李刚用手扶了扶眼镜架，说：“我没别的事，总在想，试验工作在突破最后一关，需要兵不卸甲，马不停蹄，一气

呵成。可你……”他嘴唇动了动，把下面的话咽到肚子里去了。

洪师傅一听，笑着用手点划着：“这並不矛盾，我们学唱《国际歌》就是为了武装思想，更好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嘛！”

“我是说，建筑工程公司汽车队好几个单位都在搞这项革新。咱们是首创单位，如果……”

洪师傅越听越不对味，眉头不觉打结。他端详着这个年轻的技术员。只见他两眼布满红丝，脸庞比以前明显地消瘦了。是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李刚确实有了进步，这次参加三结合小组以来，他把心都拴在这项革新上了。为了攻克一道难关，他和工人们一头扎进实验室，认真作各种数据考察，一熬几个通宵。可是，这革新的目的……，想到这里，洪师傅不禁脱口而出：

“李刚，你说说，我们革新是为了什么呀？”

李刚话还没说出口，门“啪”地一声开了。办公室小陈手持介绍信引进一个人来：

“洪师傅，你在这儿呀，你看这是谁来啦？”洪师傅眯起眼睛一瞧，一下子，两眼睁的溜圆：“哦！是你呀，马师傅！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说着，站了起来，热情地迎上去。马师傅早两步跨到桌边，伸出两只大手，把洪师傅的手紧紧握住，笑呵呵地说：“什么风？还不是你们革新发动机的东风啊！”

“听说你们建筑工程汽车队也在搞这项革新，正准备去

向你们取经哩！”

“我们差的远啦，我是专程来向你们学习的哩！”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困难都可以战胜的。你说是不是？”

“对！对！”

两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亲切地叙谈起来了。

李刚听说来人是建筑工程公司汽车队的，又是专程来学发动机的革新经验的，心里“突”地一跳，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

五年前的夏天，队里试验“小风扇”节油革新装置遇到了障碍，听说建筑工程汽车队也在进行这项试验，洪师傅派刚分到厂的李刚和几个青年工人前往取经。那知车队的马队长不在，却遇上了一个篡夺技术大权的坏家伙，他不仅把试验实物收藏起来，而且拿出一套失败了的技术资料欺骗他们。革新走了弯路，险些把发动机搞废了。几个青工气炸了肺，李刚立誓不跟他们来往了。马队长闻讯，几次登门道歉，洪师傅也做了不少工作，隔阂并未完全消除。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人掌握了技术大权，两个单位才重新携起手来。

李刚随手掏出一支烟，不自在地抽了起来。

“哎，你们的试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马师傅直截了当地问。

“节油装置已经安装起来了，正在作路试的准备工作呐！”洪师傅爽朗地回答。

“你们的燃料是怎么进缸的呢？”

李刚心里一跳：怎么专往骨节眼上问？我们为了攻克这道关，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呵！他急忙向洪师傅递了个眼色。那晓得洪师傅象没看到似的，详尽介绍了改进燃料进缸的办法。

李刚这时真有点坐立不安了。

“我们也是打那个主意，不知怎么搞的，试验了十多次，都不见效，带我去看看吧？”

李刚急得把半截烟头丢在地上，“啪”地踏个稀乱。洪师傅侧过头来瞪了他一眼，站起身来对小陈说：

“你先把马师傅带到车间去，我就来。”

马师傅走后，洪师傅在李刚身边坐下来，眉头锁的更紧了。

洪师傅是车队党小组长。解放前，他和李刚的父亲同在一个车行帮资本家开汽车。李刚的父亲被车行老板的汽车轧死了，同仇共苦的工人们互相关怀，洪师傅一直把李刚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李刚在工学院毕业后，正好分配到红星汽车队技术组工作。洪师傅自然是满心欢喜。但不久，便发现这个苦苗苗在大叛徒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洪师傅平时就十分注意对他进行思想教育，李刚刚才的行动，更使洪师傅明显地感到他思想发动机上的“杂音”。

于是又把刚才的问题提了出来：

“李刚，你说说，我们搞革新究竟是为了什么？”

李刚眼睛眨巴了一阵，口里没答出话来。

洪师傅站起身来，挥动着有力的手臂，说：“同志，我们搞的是革新，是路线斗争啊！过去，大叛徒刘少奇一伙推行他们那一套‘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要我们向帝修反讨石油过日子，大庆工人怀着对帝修反的仇恨，硬是憋着一股劲，不怕苦，不怕死，为革命搞出了‘争气油’。我们搞革新，还不是为了能多节约些汽油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可决不是为了个人捞点什么，也不是为了小集体争名利呀！”

洪师傅说话一向是直来直去，一针见血。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点到筋上了。李刚脸上一阵泛红，两眼直楞楞地望着窗外，心里翻腾得厉害。

洪师傅顺手从李刚口袋里抽出了《国际歌》活页歌片，放在李刚面前的桌上，一字一顿地说：

“好好学学吧！”他疾步出门，忽然又回过头来，大声说：

“记住，我们工人阶级，心里装的是整个世界！”

二

李刚拿起《国际歌》活页歌片，反复看了好几遍，洪师傅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国际歌》要我们团结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可自己……他开始感到自己想的太渺小，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去找洪师傅。

此刻，马师傅已经离去。洪师傅正在收拾工具。李刚一声不响地帮着收拾。突然，洪师傅扳动马达开关，汽车发动机轰隆隆地转动起来了。

李刚脑子里划上个问号：为什么工具已经快收拾好了，洪师傅又启动发动机作试验啊？他只好把收拾好的工具又拿出来。那知道洪师傅弯下身子，松动电压头，发动机“嘎”地一声熄了火。

李刚更加迷惑不解了。洪师傅走过来，亲切而又严肃地拍着他的肩头说道：

“来，你给我讲讲，电压头衔接不紧，发动机为什么就运转不了？”

“接头松动，电瓶里的电导不上来，当然发动不了啊！发动机是个整体，水、油、电，加上一千多个零件，要互相配合，才能使发动机正常工作。”

洪师傅目光紧盯着李刚，大手往腿上一拍，说道：“你答的好哇！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正象这台发动机吗？各部门各单位加强团结，互相配合，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列车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飞跑呵！可是，是什么破坏了革命的团结呢？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说着，怀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仇恨，一脚踩紧松动的电压头，扳动马达开关：“呜”地一声，马达的风扇叶子顿时飞旋起来。

洪师傅关了马达，走下垫板，用棉纱头擦着手上的油污，亮着嗓门说：“《国际歌》这是一首无产阶级的团结歌、战斗歌。它告诉我们，要革命，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靠革命的团结。不论哪一个部门，步调不一致，不能互相配合，那就象一个零件出了问题，会影响整个革命机器的运

转。”

李刚眼里闪出了明亮的光彩。他深为洪师傅讲述的《国际歌》歌词的伟大思想所感动。

接着，洪师傅把他拉到旁边的长凳上坐下，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在内衣兜里摸索着，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包扎得十分过细的小红包。打开几层红绸布，取出一把黄灿灿的钥匙。这是一把汽车点火开关钥匙，执行任务的司机随身都有一把，但是这一把不寻常的钥匙的出现，却使他们想起了黑暗的旧社会。

洪师傅深沉地问：

“李刚，你还记得这把钥匙上发生的事吧？”

李刚紧盯着不足一寸长的钥匙，如同看到不共戴天的仇敌，紧握拳头，从咬得格格发响的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

解放前，洪师傅和李刚的父亲给车行老板帮工时，白天同上一台车，合用一把钥匙，晚上同盖一床被，阶级兄弟，团结一心与车行老板进行斗争。狗老板气得咬牙切齿。那年冬天，风雪特别大，崇山峻岭，冰封雪锁。清晨，山路上融化的冰雪又重新结冻，路面象玻璃板上抹了油。狗老板为了拆散这一对患难相扶的阶级兄弟，把洪师傅留在家里，亲自押着一车贵重药材打山里出来。那时，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商车多是烧木炭作动力，车子一爬坡，象老黄牛一样喘着粗气。车过乌龙岗，车重、山陡、路滑，车爬不上去。车行老板逼着李刚的父亲钻到车底下垫“三角木”，那知汽车

碌溜一下倒滑下来，车轮正从李刚父亲身上滚过……

一个阴沉沉的晚上，北风呼号，昏天黑地。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房里，一盏豆似的油灯照亮了床前一双双激愤的眼睛。躺在床上的李刚的父亲艰难地掏出那把黄钥匙，颤巍巍地交给洪师傅，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几句话：

“老洪啊！狗老板怕我们团结，我……我们工……工人就是要团结得象一个人。”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悲壮的《国际歌》声从茅草房里飞越出来，冲向黑沉沉的夜空！在洪师傅的带领下，汽车工人高唱战歌向资本家门前涌去……。

洪师傅拿起钥匙，沉痛地说：

“这把钥匙是工人团结战斗的象征。是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团结战斗的见证。无产阶级要彻底翻身解放，就要象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号召的那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心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这个小小的单位，那就没有无产者的气味了。”

李刚沉重地低下了头。

洪师傅把他那双大手伸开，紧紧一握：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奋斗到底！”

洪师傅一席话，铮铮作响，一字一句，象重磅榔头，敲

打李刚的心头，把他带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境界。他心里象长江翻腾，眼角上涌出了泪花。

洪师傅这个老司机，不断拨动转盘，把一辆偏线的“汽车”，慢慢开到正道上来了。

李刚正要说什么，门又“呼”地一声开了。进来的还是小陈。只见他手上拿着一卷资料，高兴地嚷道：

“李刚，刚才马师傅临走时，留下了一包特地给我们带来的技术资料。他说其中有一份是他们经过三十多次试验汇集起来的，可能对我们有些参考作用。”

“在哪儿？”李刚惊喜地一把夺过资料，习惯地扶了扶眼镜架，急切地翻阅着。试验中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从中得到了回答。他看着，热泪夺眶而出：“小陈，马师傅走了多久？”

“找他干嘛？”小陈一脸惊异。

“把我们的革新资料给马师傅送去！”李刚说着向门外跑去。

小陈忍不住笑出声来，对着李刚的背影，大声地喊：

“李刚——，洪师傅早就叫我把资料给马队长带走了！”

李刚回到屋里，紧握住洪师傅的手，惭愧地说：“我明白了！问题还是在我这个世界观上。”

“嘿嘿！这下算叫你找到根子上了。”

李刚看看洪师傅，激动地说：“我倒有个建议：带着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带上我们革新的部件，和建筑工程队一起攻下最后一关！”

洪师傅以赞赏的眼光直视着这个青年人，激动地点了点头。这时，党小组长紧皱着的眉头完全舒展开了。

三

马队长在他们的试验场地热情地接待了老伙伴和李刚，他们围着一台革新装置，辛勤地劳动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把他们引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路试开始了。一辆经过革新发动机装置的解放牌汽车，开出城区，沿着飘带似的环山公路，来到了地势险峻的老松岭，拐急弯，下陡坡，攀高峰，稳稳当当，轻轻巧巧。

李刚望着汽车穿过的险峻崎岖的山路，想到洪师傅和工人们这几天对自己的帮助，心情十分激动。是啊！我们革命的征途上，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把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盘，大伙紧紧团结起来，就能战胜一切敌人。

这时，从山上传来正在“小秋收”的社员的高亢歌声：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声随唱起来，雄壮激越的歌声伴着马达的轰鸣，震荡着山谷。汽车，在阳光灿烂的大道上飞驰……。

大 梁 山 下

伍亦文

晨雾消散了。

金灿灿的阳光，照着挺拔入云的大梁山，白花花的大理石镶起的“开发矿业”四个大字，在赤褐的山峰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一位矿工沿着蜿蜒的山路，正向大梁山矿区走去。他，四十挂边，高高的个儿，挺直的腰杆，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背一个半旧的军用挂包，走起路来步伐利索，踩得脚下的碎石咯吱咯吱地响。

这时，放炮的警报刚刚响过，矿工们陆续走出井坑。支架工小赵，年轻眼尖，首先认出了从远而近的来人，高兴得拉开嗓门，大声喊道：“咱们的老矿工回来啦！”

这个“老矿工”名叫张志坚，是矿山的军代表。说他“老”，是因为他成天和矿工们并肩战斗，那熟练的采矿技术，活象个“老把式”。工人们都夸他说：“嘿！我们的军

代表真有两下子，象个老矿工哩”。尽管他一再声明自己是个新手，可矿工们还是喜欢喊他“老矿工”。

大伙听小赵一声喊，一个个跑上前，把老张围在中间。

走在后面的是老班长姜海宏。他费了些劲，才挤到人群中间。张志坚热情地叫了声“姜师傅”，象好久没见到他似的，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一番。只见他那紫铜色的脸，被赤褐色的矿粉染得更红了，蓝色的工作服沾着矿浆和油污。

“你总是这个样儿！”张志坚紧紧拉住他的手，赞许地说：“为了‘开发矿业’，你真是把心都拴在矿山上了啊！”

“老张，别说这些啦，快说说，公司党委有什么指示？”姜海宏也象看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紧紧握着老张的一双手问道。

正说着，“轰”地一声炮响，又一层矿石在井坑内炸开了。大伙看着老张和姜师傅手拉手、心连心的亲热劲，那幅军民团结战斗、共同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

二

两个月以前，党委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的指示，决定由张志坚和姜海宏两人带领一队矿工到大梁山矿区探矿，让老矿恢复青春。

这个矿区山下是万丈深谷，山脚留着断壁残墙，山坡上散布着杂乱的矿洞，象累累伤痕，……

姜师傅来到大梁山下，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两眼直冒

火星，气愤地向大伙讲起了这矿山的遭遇：

这矿区有五十多年历史了。姜海宏十二岁就在这里当童工。那剜进山腹的深洞，就是他和矿工们在日本强盗和把头们的皮鞭下开出来的。那时候日本鬼子搞掠夺式的开采，形成了许多斜井暗道，经常塌方，我们不少阶级弟兄被活活地压死。大伙说这是“条条井道阎王殿，筐筐矿石拿命换”的险矿。眼看那拿生命换来的矿石，顺着矿槽流到侵略者的手里，姜海宏忍无可忍，和矿工们一起点火爆炸了鬼子的炸药库，跑到东北去了。……

小赵听到这里，接过话头说：“是呀，昨天还有人对我说，这个矿日本人开过很久，矿源不多了，到处是斜井暗道，下井千万要当心啊！”

“这是谁说的？”姜海宏警惕地问道。

“是刘长隐说的。”

“刘长隐？又是他，……”

姜海宏沉思了一会向大家说起了一九六二年的情景：那时候，他们刚刚在这个矿井打好安全支架，准备开矿，大叛徒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抓中间带两头”的反动方针，矿里的走资派借口险矿难开，封闭了矿井。矿工们气得要命。刘长隐却说：“封得对呀，这个矿区矿源不多危险大，就是开采，也是鸡骨头熬汤，熬不出多少油水啦。说不定……我们矿工还得白白送死。”

“封得对？矿源不多？……”姜师傅当时一听这话，气得一拳击在桌子上，把茶杯都震翻了。他质问刘长隐：“既

然矿源不多，日本强盗为什么逼我们下井？那时候你为什么干得那样带劲？”

刘长隐冷笑一声，还说什么“我是为矿工们着想的。”

姜师傅讲完之后提醒小赵：“现在，他又来‘关心’你们啦，对这号人可要提高警惕啊。”

小赵气愤地说：“大叛徒刘少奇不抓矿山，大搞无米之炊，刘长隐也说什么这个矿区危险大，不正是给刘少奇帮腔么！”

青年支架工小黄晃了晃手中的铁锤说：“我们一定要把刘少奇一类骗子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大打矿山之仗，挖出地下宝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张志坚在一旁听着，他满怀敬意地看着饱经风霜的老矿工姜海宏和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矿工，十分赞赏他们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心想：“我这个新矿工，要好好向工人同志们学习啊！”

对刘长隐这个人，张志坚知道，自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群众对他有很多揭发，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强阶级斗争观点，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三

大伙边走边说，顺着铺满碎石的小路下到了黑咕隆咚的矿井。

一九六二年矿工们在这里架起的木头支架已经腐烂了，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有的地方，巷顶上的破碎洞，大得

可以装下三层楼房；有的地方，巷顶已经松动，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但那井壁上赤褐色的宝矿闪闪发光，摸摸一手红，敲敲冒火星。张志坚气愤地说：刘少奇一伙封闭矿井买矿石，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白日做梦。今天要打开重重山，挖出地下矿，把修正主义路线砸它个稀巴烂！

又黑又深的矿井里，风钻嘟嘟响，火星直飞扬。大伙都把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仇恨凝聚在钢钎上。技术员王斌和支架工小赵、小黄紧密配合，哪里有危险，就在哪里设计，搭安全支架。

老张和姜师傅抱着风钻，每次下井都走在最前面。巷道已经接近险区，老张还是抱着风钻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姜师傅一边打钻，一边观察。忽地他上前去一把拉住张志坚，大声喊道：“快把风钻放下！快！！”

“为什么？”老张闪着剑眉下的一双眼睛，不解地问。

姜师傅夺过风钻，说：“前头有危险。凭着我的记忆，已经接近了当年倒塌的竖井了。我情况熟，让我先探个虚实！”

老张一听，反而把风钻握得更紧。坚定地说：“我是人民子弟兵，关键时刻就是要走在前面！”

姜师傅急了，命令似地大声说：“你放下！我打风钻也比你内行！”

“嗨！我们部队修康藏公路时，我就是打风钻的。”老张也命令似地说：“你靠后点，我来干！”

他们两人都把风钻紧紧抱住。一台风钻四只手，四只手象四只大铁钳，急得工人们劝也不是，拉也不是。还是小赵机灵，他对大伙说：“干脆让老张和姜师傅都下来，前面一排炮我们包了。”

老张和姜师傅那里肯下来，结果是一人一台风钻，哪里危险都争着往哪上。



突然，老张的长钢钎“吱”地一声，猛的往里头一窜，钻头进入了空洞。井壁受到震动后，出现了裂纹。

情况十分危急，再继续钻进，可能出现塌方。老张根据刚才姜师傅介绍的情况和以往的经验，断定已经到了当年塌

过方的竖井边。必须立即动手，排除险情。有危险，自己一人承担！他大声喊道：

“同志们，情况危急，快撤出坑道。”

工人们出来了。一看，怎么不见老张？姜师傅和小赵又跑回坑道，发现老张刚把炮引点着正转过身来，他来不及说什么，用力推着姜师傅和小赵一口气冲出坑道。

“轰”地一声巨响，矿飞渣落，从井坑里散发出呛人的硝烟。第一道险区炸开了。

大伙深情地望着老张，脑子里闪过千千万万人民子弟兵为人民为革命赴汤蹈火、奋勇冲杀的动人场面。姜师傅由于过分激动，只说了半句话：“老张啊！你……”

四

晚上，姜师傅回到家里。桌上摆好了饭菜，可他一点也吃不进，一心挂着今天打眼放炮后的情况。他想：明天是矿区的一场决战，如果碰到险情，老张肯定又要说：“你靠后点，我来干！”我一定要先去看看。

姜师傅主意拿定，提起矿灯就走。就在这时，身材矮小、脸色蜡黄的刘长隐，鬼鬼祟祟地顺着深谷，溜到了大梁山脚下。他那双眼睛，象饿狼一般地闪着绿光。这家伙过去在井下工作过，知道这里的矿石虽然难开采，但品位高、质量好，地下的矿脉连着几座大山。他一听说要开发这个矿区，恨的直咬牙。这回看到姜师傅下了井，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怀揣短锯，趁晚上下班，摸进了坑道，把主井的支架

锯坏，造成隐患。

矿山的夜晚，灯火通明。露天矿场上，巨人似的电铲挥动着铁臂，长龙似的机车来回奔驰。姜师傅豪情满怀，加快脚步，向大梁山走去。

张志坚晚上开完会，转到姜师傅家里，想找他合计明天的一场决战。听说他已经上了山，吃了一惊。心里埋怨：嗨！老姜啊，老姜！你明知矿区有危险，偏要一人往里闯。他一溜小跑步来到大梁山矿区。进了巷道，就大声地喊：“姜师傅——姜——海——宏——”

回答他的只是一阵阵他自己的回音。

老张更着急了，一步紧似一步地跑着前进。

前面，矿灯闪烁，井壁上映着矿工们的身影。张志坚这才一块石头落地。再朝前走，只见巷道尽头，有一个水深没膝的大空洞，地下泉水淙淙响。除了小赵小黄两个青工外，姜师傅和矿工们还有技术员王斌都在那里搬运矿块和石渣，一个个满脸汗水，浑身湿透。姜师傅只穿了一件短褂，敞露着那汗津津的古铜色的胸脯。

“同志们辛苦啦！”张志坚亲昵地重重地在姜师傅身上一拍，又关切地问几个青年矿工：“怎么都来啦？”

大伙说：“下井这十多天来，亲眼看到大叛徒刘少奇一伙封闭矿井的罪行，真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我们大伙商量好了，今晚把巷道清出来，为明天的决战创造条件，谁知道姜师傅比我们来的还早哩！”

姜师傅说：“老张啊，这矿区不查明，坐不住、睡不着

啊！”

老张正要说什么，忽然听到洞壁上滚下来几块石头，落在水里“咚咚”地响。

姜师傅提起矿灯一照，只见洞壁渗着水，夹在石缝里的石块已经松动，洞顶出现了裂纹。

王斌观察了裂缝的走向，果断地说：“同志们，这是塌方的预兆。”他迅速拿出铅笔图纸，计算着安全架的尺度。

一根支架在劈啪作响。姜师傅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和王斌的分析，断定马上就会冒顶。要是冒顶，工程将会大大推迟，同志们也会有危险。他大叫一声：

“老张，同志们，你们快走！快！！”顺手拿起一根支柱向冒顶的地方冲去。

“你快撤，我来！”老张也不顾一切，拿起一根支架向险区冲去。

“哗啦”一声，一根被锯坏的支架压断了。另一根支架也在劈啪作响，一块松动的石头向老张头上压来。

姜师傅箭一般地冲上去，把老张推开，伸出那厚敦敦的大手，托着快要掉下来的石头。虽然他的手臂在微微抖动，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却象铁塔一样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忽然，他觉得手中的石头轻了，一看，原来是老张从后面在有力地支撑着它。

在矿灯的辉映下姜师傅那赤褐色的脸闪着红光；老张军衣领上两面红旗更显得格外鲜艳。

看到这情景，一些刚到矿山的年轻矿工镇定下来，一个

个拿着木柱冲上去。大伙很快做了一个“T”字形木架，牢牢支撑在井坑里。

姜师傅拿起折断的支柱，仔细瞧了瞧，发现有半边是锯开的。他正在凝思，小赵气喘吁吁地说：“同志们，刘长隐是个坏蛋，被我们抓住了。”

大伙都走过来，听他讲刚才遇到的情况。原来刘长隐锯坏主井支架以后，还想顺深谷小道逃走，那知天下起了雨，路上象抹了一层油，弄不好会跌下深谷。他只好转回来从大路上往回跑。他那慌张的神态引起了小赵和小黄的怀疑。两人拦住他问道：“你深夜来工地干什么的？”

“这矿区确实危险呐，怕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来看看。”他强装镇静，可这一说，更露了马脚。

小赵想起老张和姜师傅那天下矿井时对他的提醒，耳边又回响着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一双眼睛瞪得溜圆，紧紧盯住他，一个劲地追问：“你老实点，到底干什么来的？”

这家伙支支吾吾。小黄从上到下把他看了看，发现他右边口袋塞了个东西，顺手一掏，是把短锯。他还想要花招，可越说越露馅。最后，不得不在铁证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大伙听到这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一个个怒不可遏。

“同志们！”老张气愤地说：“我们现在已经查清，这家伙是个手上沾着矿工鲜血的日伪汉奸。那次姜师傅他们爆炸了鬼子的火药库，老姜跑到东北去了，这家伙暗中告密，

日本强盗下矿乱抓人，抓去几个矿工，都被活活打死了。”

“这个大坏蛋，平时干什么都假装积极，原来比蛇蝎还毒！”矿工们一个个挥舞铁拳，恨不得马上把他揪来批斗。

姜师傅对这人心目中也是有数的。他的言行，早就引起姜师傅的注意了。他霍地站起来说：“这矿山，日本侵略者掠夺，刘少奇一伙封闭，反革命破坏，他们是一根藤上的黑瓜，安的是一个黑心眼。同志们，我们现在要用实际行动打击帝修反！”

“对！”张志坚目光炯炯，紧接着说：“即使有千难万险，我们也绝不后退一步，一定要把这地下宝矿统统挖出来。”

五

老矿区探明了。党委根据小分队提供的情况，组织了攻关大会战。

矿工们爬到大梁山顶，用白花花的大理石镶起了“开发矿业”四个大字。只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井下开出了密如蛛网的井巷。从深深的地层里，源源运出了埋藏了亿万年的宝藏。铁路上，一字儿排开几十辆火车皮，转眼间都装满了铁矿，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汽笛一声长鸣，火车越过群山，直往钢城驶去，……

张志坚今天又来到这里，看到这沸腾的场面，心情十分激动。他高兴地对大伙说：“同志们，党委要求我们再加一把劲，进一步提高矿石产量，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作出更大

贡献。大伙有什么意见？”

“我们大伙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啊”。矿工们连说带笑把老张拥进新建的工棚内。老姜指着工人们的学习 壁报 说：

“看，我们的决心早写在那上面了。”

张志坚走近一看，只见工人们集体写了这样一首诗：

喜看矿山形势好， 百年老矿换新春，
开发矿井跨骏马， 军民携手再前进！

家属连连长

海 歌

很早就听说由一夥子家庭妇女组织的“五·七”砖厂办得十分出色，有好多生动事迹在工地上传扬，总想亲眼看看。碰巧，公司革委会的老王同志叫我总结一下砖厂的典型材料，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迎着东方一片艳红的朝霞，我急匆匆地朝家属“五·七”砖厂赶去，平时，七、八里路，迈开大步，一会儿就到。可今儿个，咋觉得这么老远，好半天还没看到砖厂的影子。这时，恰好有一辆大卡车停在路边，年轻的司机正在往水箱里加水。我往车上一瞄，嘿！满满一车红砖。不用说，这是在“五·七”砖厂拉的。我连忙上前打听起来。小伙子用满是油污的大手往路旁的两个土丘一指：

“你问‘五·七’砖厂哪，喏，到了！”我一听可乐了，谢过司机，飞步上了土丘。谁知往下一看，除了成堆的红砖和一行行砖坯外，仅有两间四面透风的席棚子，那有砖厂的影子呢？我想，大概这是放砖的地方吧，看来砖厂离这儿也不会很远了。正思忖间，一位身穿工作服、裤管高卷的中年妇

女冲我走过来：

“同志，你干啥呀！”

我猜她可能是砖厂的工人：“我到砖厂有点事，请问砖厂离这儿有多远哪？”

她初一听，愣了一下，随即竟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这一来弄得我懵头转向，不住地朝自己身上打量起来——是什么引得她发笑呢？一会儿，她抹了一下眼角笑出来的泪花：

“你真是骑着马找马，站在俺们的砖窑上还到处找砖厂呢！哈哈！……”这时，我才注意到从“土丘”顶上冒出一股股细烟。

我的来意还没讲完，她就嚷开了：“哟哟哟！你们这些耍笔杆儿的，要在我们身上做文章，真会逗笑话……”我反复地说明了来意，她用那有力的手朝席棚一指说：“走，你实在要打听点什么，就去找俺们的指导员吧。”说着，她一阵风前面走了。刚进了席棚子，她把我介绍给“五·七”连的指导员后，就端来了一大碗开水放在我面前的砖头桌子上：“到我们这里呀，就不跟你客气，少说也得罚你喝上一大碗！哈哈哈哈哈！……”还没等我答声谢谢，她的笑声已经响到外面去了。……

指导员是一个四十挂零的妇女，虽说头上有几根白发，额上有几条细细的皱纹，但脸色黑里透红，看样子倒是挺健壮的。听了我的要求，她沉思了一会说：“要我谈谈我们的成绩，这确是个难题儿。我们这里几十个家属工，差不多都是孩子的妈妈。以前，没有一个烧过砖，现在就是做出点子

成绩来，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俺们走光辉的‘五·七’大道，学习大庆妇女，组织起来干革命的结果，俺们自己有啥好说的？”说到这里，她歉意地一笑。考虑了一会，说道：“这样吧，我就给你讲讲我们的连长吧！”

我们砖厂的连长叫武红珍，是个刚纳新不久的共产党员，才三十大点年纪。但是连里的姐妹们却都喜欢叫她武大姐，因为她不仅办事认真，干活泼辣，而且还有一副热心肠。姐妹们不论谁有了啥困难，她都当做自己的事去解决，所以，大家啥事也都喜欢找她，把她当成个大姐来看。原先，她在家属服务队当队长，去年，上级要家属服务队改办砖厂，成为公司的一个连队，武大姐又当了连长。同志，你不知道，开头那阵子，这个砖厂的工作可真不好做呢！那时候，俺这里只是一块光秃秃的荒地，就连这两个破席棚子都没有。我们一没有搅拌机，二没有脱坯机，更谈不上什么挖土机、卷扬机的了，全靠人工干，再加上工作不摸门，干上一天，也确实累人。这一来，家属中的思想问题可就来了。有人说：“就凭俺们这一伙子赤手空拳，啥时能把砖厂给办起来？”还有人担心说：“等俺们把红砖造出来，多少座厂房，怕早就盖成啦！”有的人还编起了顺口溜：“砖厂条件差，整天盘泥巴。活重贡献小，不如早回家。”没过几天，就有好些人干脆不想来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也真有点急。但是，武连长却比我更急，她眉头拧成了疙瘩，不住地搓着手问我：“大姐，你快说说，这咋办哪？”

“红珍，别急，姐妹们会通窍儿的。”我安慰她。

“咋能不急？我看她们就是通不了窍！”

“红珍，不能那么说，姐妹们都是苦水里泡大的，一定能认准方向。就拿你来说吧，当初不也是经过不少思想斗争吗？”一听我说到这，她沉思了，我也不由得想到了以往的事——那还是家属服务队刚成立的时候，我被调到那里当指导员，上级让武红珍担任队长，协助我的工作。谁知一听让她当队长，她却怎么也不愿干，还说什么：“我每天扎扎实实干活，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还大些，当干部起早睡晚得罪人，有啥好处？说得再中听我也不干！”她的脾气，我听人说过，知道一时说服不了。晚上下班时，我总是和她走在一起，边走边谈心。开头几天，她总是闷着头不吭声，后来我和她一起回忆苦难家史，她沉痛地对我说：“提起旧社会，我永远忘不了那深仇大恨。那时，俺家穷得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狗地主还天天来逼债。我十一岁就被迫到地主家当丫头，吃的猪狗食，干的却是牛马活，夏天，自己热得喘不过气儿，还得给地主婆扑蝇打扇；寒冬腊月，尖锥子北风一个劲刮，俺身上还只穿件破夹袄，浑身冻得乌青，手上裂开老大的血口子，还得不时的洗这洗那。母亲病在床上想看看我，狗地主却硬是不让，后来我听说母亲的病更加重了，再也不顾地主的阻拦，砸烂了他家的碗盘，逃回了家，谁知可怜的母亲却早咽了气……”说到这里，她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我帮她擦了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红珍哪，那时候咱们为啥受苦受罪？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万恶的旧社会害

的！地主老财资本家拿咱穷人、拿咱妇女不当人，任意欺压凌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咱救出了火坑，是共产党给了咱当家作主人的权力，咱们才有扬眉吐气的今天啊！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又把咱从锅台边解放出来，叫咱为人民服务，叫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把力，叫咱学大庆妇女，组织起来走‘五·七’大道，叫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支援世界革命！咱们难道能往后退么？……”我的话还没讲完，她忽拉站起来，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大姐，你说的对，咱们干！”……就这样，她终于挑起了队长的重担，把家属服务队的工作搞得十分出色。这时，我又提起往事，她格外激动，向我点点头：“大姐，走，咱们到姐妹们家里去！”我们俩又串连了一些骨干，走东家、串西家，和姐妹们一块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打这以后，姐妹们再也没有发过怨言，更没有无故缺勤了。大伙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指引下，想办法，搞革新，渐渐学会了粉土、合泥、脱坯。没过多久，我们就成功地烧出了第一窑红砖。大伙的心里别提有多畅快。俺那连长呢，更是打心眼里往外乐，整天和泥巴滚在一起，一会儿也闲不住。

正当俺们劲头越干越高的时候，有一天，老天却跟俺们开玩笑来了——白天还是晴天大日头，到了半夜里，却突然“咕隆隆”响起了雷。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响雷，一骨碌爬起来就往砖厂跑——俺们还有几万块砖坯子在外边晾着哪！不快抢回去，要下起大雨，那不都完了吗？我越想越急，顾不得脚下高低不平，越跑越快。等我跑到砖厂，雷鸣

电闪更加热闹了，看势头，猛雨马上就要下来。这时，借着闪电，猛然看见俺们的席棚子里有个黑影一晃，心头格登一震——什么人，是坏人吗？我扯着嗓子大喊一声：

“谁？”

“我！”

听到这声音，我心中忽地一热：

“红珍，是你！”我猛地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她。闪电中，看到她仅仅穿个短袖汗衫，裤脚管高高地卷到膝盖上。摸着她那汗津津的胳膊，就知道她来了一阵子。我激动得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红珍！……”“大姐，快，雨来了！”她话音刚落，外面果然响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我们飞快跑了出去。到了砖坯坪，借着闪电光亮，我看到坪子上已经空了一大片。我明白了，红珍一个人已经搬了几百块砖了……

脚下渐渐水渍渍的了，搬着砖走在湿漉漉泥路上，两脚直打滑，忽然红珍“扑通”一声跌倒了，我忙喊了一声跑过去。她爬起来却笑得咯咯的对我说：“大姐，咱大热天滑溜冰呢，好舒坦哪！哈哈……”我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正在这时，听得背后一声尖叫：“好哇，你们跑到砖厂来也不吱一声！”这下可吓我一跳。紧接着一群黑影朝我们涌来：“指导员，武大姐，你们好‘自私’哟！为啥不喊俺们？”

我连忙迎上去：“大伙忙活了一天，够累的了！……”

“你们就不累？干脆说吧，就是不相信群众！”

“嗨！这帽子还挺大呐！”连长刚接上茬儿，就招来一

串“连珠炮”：

“还不服气呢！”

“非找你们算账不可！”

“别急！干完了再‘收拾’她们！”

“哈哈……”

武大姐一听就乐了，接着也“哈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后面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来，不一会儿，差不多全连都到齐了。更使我感动的是，有几个家住在七、八里外的孩子妈妈也冒着雨赶来了。俺们的砖坯坪上一下子可开了锅，欢声、笑语盖过了风雨、雷声……

不到一个小时，几万块砖坯就全搬进了席棚。

天一亮，我看到武连长的脚有点不对劲，虽然她装着没事一样，但还是瞒不过我的眼睛。我想起她晚上那一跤，是不是伤着脚腿了呢？我过去想拉起她的脚看看，她说啥也不给看。只好找上了林秀梅一起，趁她不注意时抱住了她。我把她的鞋脱开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脚板上划拉了一道足有三指长的大血口子，我立即和秀梅把她一架：“走，到门诊部去！”

脚包好了，我刚说要她回去休息，她马上放炮似的连说几个“不回去”！再劝时，她却一下子火了：“这会子工作这么紧张，大伙都在为钢铁工业大跃进忙活着呢，俺能休息？”

我还是抓着她的手不放：“你脚上的伤不轻，一定得歇几天！”她急了：“俺可不是泥捏的！拉道小口子还得得着

事？”说着她沉思了一下，象在自言自语：“想想铁人王进喜同志，我这算伤么？”我正听她讲话，冷不防她挣脱我的手跑了出去。待我出门一看，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工地上，只留下一串笑声……

八月，一项重要工程正在紧张砌筑，俺们的红砖却赶不上趟了。大伙急得直拍腿，可也想不出啥快法儿。我们只有两口土砖窑，一窑烧八千多块砖。这装窑时间倒可以拚命抢快，可这出窑、封窑就没法儿快了。正在这个时候，建设工地传来了一个又一个鼓舞人心的捷报，尤其是安装、砌筑工人在这大热天，冒着四五十度的高温进行焊接、砌筑烟道的事迹，真叫我打心眼里佩服。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一点儿瞌睡也没有，一合眼就象看到工地上那红火场面。一个问题不住地在我脑子里打扑腾儿——条件那么艰苦，这些师傅们为啥能干得那样快、那样好？想着想着，当我想到毛主席关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光辉教导时，心里忽闪一亮：“对呀，是要靠人，靠人的思想政治觉悟。只要我们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我越想越兴奋，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脑子里象打电影一样，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天刚麻麻亮，我就往连长家里跑。

一见红珍，还没等我喘过气来，她就满面春风地说：“瞧你这兴奋劲儿，是想出缩短烧窑时间的点子了吧？”不等我答腔，她又抢过去说：“大姐，先听我说，昨晚，我想好了，咱们来个高温出窑，冒火封顶，一下子就能抢出两天

时间，你看咋样？”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俺俩想到一个点子上去了。我望着她那有点红丝的双眼，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

当天，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高温出窑。由于大伙憋足了浑身的劲，速度惊人的快，这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可是到了封窑的时候，却又遇到了难题——窑里的火一点，窑顶马上就冒起了滚滚黑烟，不一会儿，又窜起丈把高的火苗。大伙一看，心里可有点紧张：这人上去受得了吗？这时，只见武连长用湿毛巾往嘴上一勒，扶正石棉工作帽，冲了上去。那样子，叫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威武。姐妹们一看，也都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没多大一阵，可封了个差不离儿。这时候，火更大了，烟也更冲人了——越到中间越难啊！秀梅正要抢到中间去把最后一圈砖封完，武大姐却一声吼住了她：“你吃了‘避火丹’啦？专想往火上钻？”可她拉住了秀梅，自己却冲了上去。

封完窑，她浑身的衣服都烤黑了，眼睛也有些红肿，连鬓边的头发也被烤焦了一缕。可是还没等大伙拖住她，第二座窑顶上就又响起了她的笑声……

指导员同志正要继续讲下去，突然电话铃响了，通知她马上去开紧要会议。我的采访不得不告一段落。虽然指导员临走时一再向我申明，她讲的还只是武连长的几点小事，但我心中却已经站起了一个跨出家门、胸怀革命、誓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的新型中国妇女的高大形象。我充满了

对武连长的崇敬，很想亲眼见见她。

走出席棚，我来到正在紧张封顶的砖窑前，向一个工人打听：“同志，那位是你们的连长？”

“啊，你问俺们武大姐，喏，在那儿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我看到窑顶上站着的一个人的背影，她正在那丈把高的火舌旁紧张地工作着。突然，她往下一喊：“递砖！”趁这回头的工夫，我看清了她的面孔，不禁“啊”了一声——原来就是要“罚”我喝一大碗开水的那位女同志！

望着那熊熊的烈火，望着那被火光映红的矫健身影，我心中激浪翻滚！我仿佛看到，那熊熊的炉火，正在焙烧着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块块红砖！……

奔 驰

焦学文

“安师傅，这次我跟着您实习，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了。”才从司机训练班毕业的新司机小魏，紧紧握着老司机安师傅的手，诚心诚意地说。

当领导上通知小魏到车队里跟随着安师傅实习时起，小魏的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啦！他早就听说，安师傅是人民汽车公司有名的红旗，思想红，技术硬，单是安全行车一项，就有五十多万公里的纪录。“跟着安师傅在一起，那我的驾驶技术……”一想到这些，小魏心里就不由得一乐。

“欢迎，欢迎，你们这些掌方向盘的接班人，我们欢迎得很哪！”安师傅热情洋溢地说着，朗朗的笑声中满是喜悦。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眼前的安师傅，四十过头的年岁，魁梧的身个儿，结实得象根铁柱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灼着光芒。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一看就给人一种朴实、亲近的感觉。

安师傅满脸微笑，打量着自己的徒弟。看得出来，这是

一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小伙子满不错哩！但是，就不知他这儿怎么样。”安师傅用手轻轻敲打着自己的脑袋。“嗯，要经常敲打敲打才好，不然，就难培养出革命接班人。”

连队里，凡是看见安师傅和小魏在一起的人都说，这师徒俩太亲热“狠”了。本来嘛，师徒两个，一个肯学，一个愿教，哪有不亲热的道理？几天来，小魏简直成了安师傅的影子，安师傅走到哪他跟到哪。有人就同安师傅开玩笑：

“我说老安，你可得当心点哪，小心你那徒弟把你的东西都学光了！”逢到这时，安师傅总是一笑，来个针锋相对：

“学光了怎么样？我还就是怕他学不光呢！”小魏在一旁，没甚可说的，只在心里想：“安师傅待我真好。”

正当安师傅一心一意准备把这个徒弟“带”出来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件事情，小魏有点闹“别扭”了。

事情就发生在上个星期天。

这一天，是小魏开车，安师傅依然坐在小魏身边。

小心翼翼地，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丛，把热闹的市中心抛到车后时，小魏才松了口气。

“宽阔的大道上开车是多么快意！”小魏想。大道上视线开阔，他随手加快了车速。

引擎发出了好听的隆隆声，大道两旁的树木似争着来迎接汽车，但一闪，一个个又躲到车后去了。

“注意，减速！”突然安师傅喊道。

顿时车速变慢。小魏仔细一看：大道上，除了有一位女

同志骑着自行车离汽车近点外，其余的车和人离自己还远着呢！“不知师傅说的‘注意’是指什么？”小魏想着。

猛然，安师傅一挥手连声喝道：“停车！快停车！”说时迟，那时快，小魏猛地一踩刹车，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刚才那辆自行车翻倒了。

安师傅下车小心地扶起了摔在地上的那位女同志，连声向她道歉。这位同志却急忙解释说，是自己见到后面赶上来的汽车心里发慌，掌不住车把翻倒的，完全不当责怪司机同志。

“虚惊一场！”小魏看见自行车和人都是好好的，才安下心来。这时他才明白，安师傅先喊的那一声“注意”是指这女同志。待到目送女同志骑着车走远了，他便立即将车发动……

可是，安师傅的心却平静不下来，他拍打着自己的头，想道：“真不该啊！要是事先使小魏能够观察得到她骑车不熟练，预先减速停车，就连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这天晚上，安师傅在车队里照例召开的安全分析会上严肃地就白天发生的事作了检查——这是小魏没有料到的，虽然开会之前安师傅曾同他谈了很多，但因白天是小魏开的车，所以安师傅越检查他就越坐不住。“不能算是事故，有什么值得提的？”他看见同志们似乎把眼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那神情象是在问：“小魏怎么不当心呀？”他臊得脸都没处搁了。

明亮的灯光下，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安师傅今天满是认真而又严肃的神色。他两道浓眉微微皱起，只听得他平静地说道：“谦虚谨慎安全在，麻痹大意事故来，我们开的汽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就象血液在人体中的作用一样，党和国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不容许我们对工作有一丝一毫的不负责任！”

“什么？这也算得上不负责任？师傅也太认真了吧。”小魏听到最末一句话时心里这么想，口里不觉轻声地说。

小魏说了些什么，安师傅没有听清，但小魏的情绪，细心的安师傅还是很快地查觉到了……

凌晨，小魏在去车队的路上快步走着，一想起那个难堪的安全分析会心里就有点窝火。他今天有意早起，想让大家和师傅看看自己对工作究竟是什么态度。

“今天一定赶在安师傅检查车辆的前头！”小魏边想边加快了脚步。走着走着，不知怎的，又想起车队同志们告诉的一件有关的故事来：

有一天，安师傅出车前照常将车开动试试，不料车滑行后一踩，竟然一点刹车也没有！眼看就要撞着墙壁，旁边的人紧张地只喊“完了！”只见安师傅异常镇静，手脚利索地使出了一个“绝招”：以极快的速度关住电门，同时猛挂二档，汽车颤抖了几下就在离墙壁只有一公尺远的地方不动了。事后很快查明是车队那个管制分子苟百如在头一天晚上悄悄地松开了这辆车的刹车软管和分泵的接头……打这件事

后，安师傅检查车辆就更认真了。……

小魏边想边走到了车队，没看见安师傅，心里不由得暗自高兴。忽然，一阵歌声把他吸引住了。

“是谁在唱《国际歌》？”小魏停住脚，不禁有些诧异。

歌声越来越高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晨风，带着一股凉意从小魏身边轻轻地掠过，使停车场上不远的那株大柳树的柳条儿微微摆动，好象是为歌声打着拍子似的。停车场上那一辆辆的公共汽车也似乎在聆听着这雄壮的歌声。

“哦，是安师傅的声音！看来，我又比师傅晚来一步了。”

走到自己的车子跟前，却没有看到安师傅的影子。“怪呀，人到哪儿去了？”顺着歌声找去，哟！原来安师傅是在另外一辆车上，一边替别人检查着车辆，一边起劲儿地哼着歌哩！眼前，还是那个令人可亲可敬的安师傅，顿时，由安全分析会上引起的不快，一下子如同从汽车排气管里出来的废气一样——给抛得远远的。

正是早晨上班人最多的时候——用汽车工人的话来说，是“高峰”时间，汽车在行车路线上奔驰。这回是安师傅亲自开车，“高峰”时开车小魏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有几个急着要赶火车的乘客，一上车就催着安师傅开快点。坐在安师傅身边的小魏很理解这几位乘客的心情，也帮

着催。

安师傅虽然满口答应：“请放心，我一定使你们赶得上火车”，不知为什么，手里却一个劲儿的按响喇叭，车速越来越慢，在一个没有警察指挥的十字路口，汽车索性完全停了下来。

“咳！真是‘急惊风碰上个慢郎中’，这是怎么啦？”小魏一扭头，那几位要赶火车的乘客更满是焦虑的神色。

“奇怪！有什么情况？”小魏很不明白。再看看安师傅，仍是稳稳当当地坐在驾驶室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还没容得细想，猛听得“吱”地一声，支线上突然出现的一辆解放牌卡车来了个紧急刹车，也在十字路口同这边客车成九十度停住了。好险哪！小魏倒抽了口冷气：“要是这边客车预先没有停，那边卡车也不紧急刹住，那非撞车不可！”

安师傅示意卡车先走，可卡车司机执意要客车先行，于是，安师傅左脚放松了离合器踏板，随即又将车速加快。到火车站时，离火车开出时间还有十来分钟的样子，那几个乘客连声称谢地下了车，高高兴兴地赶火车去了。

小魏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安师傅怎么预先知道支线上会有卡车开来，下班后就去问安师傅。

安师傅没有回答，反而问道：

“你看见支线那边有几个行人过马路往前跑吗？”

小魏记得，是有几个人跑着过那边马路的，可是，行人跑和卡车有什么关系呢？

安师傅却说：“那几个人一跑，不就是告诉了我们：‘快当心，这边有车过来了’么？”

“原来是这么回事！”小魏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不过今天即使两车相撞，也完全没有我们的责任。”小魏脱口而出。

“什么？！责任？！”安师傅两眼一睁，马上又眉头紧锁。“嗯，问题就出在这里，怪不得……”他想。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什么？仅仅是技术吗？”安师傅自己问着自己，摇了摇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想起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不禁陷入了沉思。

“对！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只有人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汽车才能奔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安师傅一拍大腿，自言自语道。

小魏望着师傅的举动，正不解地思忖着，冷不防，安师傅提出了个问题：

“小魏，你说说看，《国际歌》为什么能够传遍五洲四海？”安师傅亲切的眼光里充满着期望。

好象子弹卡了壳，又象上坡路上发动机突然熄了火，嘴巴本来不笨的小魏这回给噎住了。虽说《国际歌》他天天唱，这个问题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

还是安师傅自己作了回答：“这首歌能够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就在于它的作者作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整个世界！”



“师傅说得对！”小魏连连点头。

不料，安师傅扎扎实实地追问了一句：

“小魏，你讲到‘责任’的时候，所想的范围是不是狭窄了点？”

这话问得好厉害！想了半天，小魏才低声回答道：“是的。”

看见小魏已初步有所认识，安师傅心里一阵高兴。“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他想起了《国际

歌》里的这句话，异常亲切地拍着小魏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小魏呀，对于责任问题，千万不能满足于‘开车，只要保证我不出事故就行’，这实际上是向‘自己’负责啊！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检查，这种思想对吗？”

“拿今天这件事来说吧，你认为，我们的车经过没有警察指挥的十字路口时鸣了喇叭减了速，并且交通规则上是支线上的车应让干线上的车先行，所以撞了我们有理；再拿上次那位女同志骑车摔倒的一事来说吧，你可能也认为是她自行倒在我们车上，没有我们的责任。……要知道，不管有理无理，不管责任归谁，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啊！”

师傅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使小魏深感内疚：“啊，‘不管有理无理，不管责任归谁，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想到！”思前想后，小魏不禁感到有些羞愧。

“小魏呀，我常常这么想。”安师傅感情真挚地说：“为什么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车祸成灾？为什么解放前帝国主义的吉普车在中国横冲直撞，轧死中国人却逍遥法外？这些都是那种黑暗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呀！今天，党和毛主席对人民无比爱护，使劳动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这正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因此，我越想越觉得我们汽车驾驶员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事故，首先出在思想上，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那我们就很

容易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

“安师傅……我明白了……我……”小魏激动地站起身来，又痛悔地低下了头。

“小伙子！”安师傅的话语中充满了热情的鼓励：“把头抬起来，挺起胸膛！对，这才象个青年人的样子嘛！”

小魏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心里默默地说：

“师傅啊师傅，这回，我是心甘情愿地认‘输’啦！”

“嗬嗬！……”安师傅摸着自己的下巴，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一天晚上，师徒俩谈了很久，很久……

新司机一个月的实习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又是一个清晨，漫天都是绚丽的朝霞。整洁的大道上，汽车持续不断地一辆又一辆地奔驰着。

一辆满载着工农兵乘客的客车，在向前飞驰。

明天就要正式接车的新司机小魏，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手中紧握着方向盘。安师傅仍坐在他的身边。——现在，是这师徒俩在一个车上相处的最后一天了。

玻璃窗外的一切都急急忙忙地向身后掠过，安师傅心潮翻滚，凝视着小魏的身影，他回想着他在短短一个月中的成长经过，口里轻声地说：

“这回，又增加了一个掌方向盘的人了。”

金 色 的 朝 霞

王春泉

初春，白云山下，麦苗出了土，茶树吐了芽。白云大队第五生产队的村头上，齐崭崭的五个大字：“农业学大寨”，在阳光下格外光彩夺目。

正午时分，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陈从县里开完会回来，兴致勃勃地走在田埂上。他，四十开外的人，戴一顶半旧的解放帽，穿一身已经发白的青棉布服。望着白云山下这大块的田地，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才出去十几天，队里又有了新变化！粪堆象三伏天的星星布满田畈。就连一贯缺肥的五队，田埂上也堆了不少粪堆。本来，老陈开完会，还要在县里办点事。可他一想起昨天晚上县里召开的“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广播大会，他巴不得一脚跳回来，同全大队社员一道，夺取农业学大寨的新胜利！

老陈有个习惯，每次从外地回来，从不把脚先往家门槛里跨，而一定要到畈里转一圈。他摸索到这样一条经验，叫做“畈里经常走，新情况经常有。”比如说今天，有些粪堆

还是湿的；有的粪堆上还留着簸箕的痕迹；路边还飘落着点瓦壶灯烧过的油纸。他判断：一定是昨晚社员们听了广播动员大会，奋战了个大半夜。他不由自主地赞叹了一声：

“真是一副春耕大生产的架势！”

“老陈，是你在说话呀！”一个热情的声音在招呼他。

“是你这个冒槌子！”老陈见是五队队长友华站在黄泥塘边，便走下塘埂，问：“你没回家吃中饭？”

“抽空到黄泥塘摸摸泥巴。”友华边说边在塘里洗着手。

老陈看着这个年轻队长那副眼神，关切地问：“今天又起了个五更吧？”

“嗨！”友华答非所问地说：“矮子跟着长子走路——多跑几步呗！”

“你这个冒槌子！”老陈提起左手，重重地拍在友华肩上，打趣地说：“都要成擎天柱了，还嫌矮？”

友华知道老陈的话是“铜铃打鼓——另有音。”但还是接着话头说：“队里没潜力，靠我这个队长也擎不住天罗！”

听了这话，老陈明白了八九成。问道：“你说的潜力是指它？”老陈往塘里一指，友华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他俩坐到地上谈起来。

听友华说，昨天听完广播大会，队上象揭了锅似的，社员们个个磨拳擦掌，决心要掀起一个“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有的贫下中农说：过去旧县委的走资派，竭力散布刘少奇一伙那套“三自一包”、“四大自

由”的黑货，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硬想把我們往资本主义邪路上推。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我們提高了路线觉悟，一定要把大寨这面红旗举起来！友华听了心里也是热乎乎的。但一想到队里的底子，又凉了半截。去年，全大队有八个队粮食上了《纲要》，唯独我們五队在后面“赶鸭子”。他嘴里不说，心里却在扒算盘珠：五队啊，五队！你上不靠山，下不挨湖，偏偏生在一条黄土岗上。论土质，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全大队数你最差；论肥源，更是没得来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肥对我们来讲，可是个大问题啊！

在党支部书记面前，友华把一肚子话都倒了出来。老陈认真听着，两眼望着塘对岸刚刚出土的杂草，眉间竖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

友华见老陈不说话，忙追问一句：“老陈，你说我想的是不是实际问题？”

“这些实际问题，我也知道。不过……”老陈把“不过”二字拖得稍长一些。凭往日的经验，友华知道，在这“不过”的后面，将是一串他要提出的新问题。但老陈还没有说下去，背后就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哟！陈书记一回来就抓思想工作啦！”

“啊，是张二婶！”老陈和友华转身招呼。塘埂上的张二婶，满面春风，一看就知道是个热闹人。五十多岁了，身子还很硬梆。她手提一个沉重的竹篮，身子歪向一边。



6

“二婶，是打哪里回的？”老陈问。

“姑娘落月了，我去料理了两天。”

“咦！”友华象发现了什么秘密：“这料理两天就提一篮子回，要是料理个把月，该要放板车去拖啦！”

“队长真会说笑话。来，来，算你有口福，炒花生、炸黄豆，抓几把去。”二婶说着，把竹篮往塘埂上一搁，正好挨着友华的头。友华乐了，举手就朝竹篮里伸，笑咪咪地对二婶说：“人家说‘孙悟空一脚能跨三座山，一眼能看三层砖’，我比孙……”他突然语塞，手似乎被什么东西钳住了。半天才吐出一个字：“沙……”

“哈，哈……”三个人都会意地笑起来了。张二婶笑得更

响。忽然，她收敛了笑容，郑重地说：“看样子，陈书记刚回来，有很多上级精神要同友华谈。我不打搅你们了。友华，回头我到你屋里去，也谈个要紧事。”说着，提起篮子拔脚就走。

友华跟着二婶的背影，追了一句：“行呀！可别空着两手串门，把炒米泡多带几把来！”友华的话音刚落，又响起了二婶一串朗朗的笑声。

“啊，提起沙，我又想起肥料问题。”友华又讲上了正题：“我们五队土质板结，就是要沙肥调一调。我今天抱蛮大的希望，摸了摸黄泥塘。我想，沉积了这么久，多少有点沙肥了吧！见鬼，还是一塘黄泥巴。硬是一点潜力都挖不着啊！”

“你呀，要挖挖这里面的潜力！”老陈指着友华的脑袋，略带笑意地说。

“哈哈！”友华反倒笑起来，说道：“我晓得你要说我的思想没解放。书记同志，巧媳妇也难做无米的饭呀！”

老陈看了看这个卷袖扎裤、满腿泥巴的队长，便想起了在土改的时候，他同友华的父亲一道在农会里工作的情景。那时节，友华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娃子。一次，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刚结束，小友华找到驻村的土改工作队，一本正经地说：“我也要上台去斗争狗地主！”工作队的老王称赞地说：“这娃子是一个好苗子呀！不愧是我们贫雇农的好后代。”的确，从友华高中毕业后，他就怀着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回乡种田干革命。后来，大家又推选他当了队长。要论这年轻人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老陈觉得是没有二话可讲

的。可是，“响鼓也得重槌啊！”

“友华——”老陈语重心长地叫了一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说今后还有没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友华觉得老支书提的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没等老陈讲完就说：“刘少奇打倒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经过整党建党，大队也进一步健全了党组织，支部的同志都是群众称心的人。就拿我们生产队的干部来说，都是一颗红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哪里还有什么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呢？你瞧现在，干部、群众不都是一个劲地在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吗？”

“我们学大寨到底是学什么？”老陈重重地问了一句。这一问，可把友华问住了。老陈接着又问：“我们学大寨，是把大寨当作生产典型来学，还是把大寨看成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呢？”这第二问，更把友华问住了。“你这个当队长的可不能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啊！就拿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来讲，就存在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一个是靠天、靠国家、靠外援，只抓土质、抓肥料、抓产量，另一个是……”友华正听上了劲，不料老陈一把抓住他的左臂：“友华，你看！”友华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淡淡地说：“我当是天上掉个星下来了，还不是张二婶。”

“你再过细看，她在做什么？”

“象是……”友华站起来，脚踮了踮，不解地说：“象是撒什么东西。”

“撒沙！”

“撒沙？”

“嗯，是撒沙。”老陈兴奋地说：“走，看看去！”

一篮子沙刚撒完，张二婶便把篮口朝下，往田里重重地磕着。

老陈赶来，看着站在田里的张二婶，脸上泛起了敬慕的笑容。

友华惊奇地说：“二婶，你老远地提回一点沙，不是炒米泡用的吗？”二婶边笑边拿起了脚头边一小包鼓鼓的东西，说：“呐！这是给你留的。”

“我？”友华诧异地自问。

二婶看到他俩都赶来了，就激动地谈开了：“刚才，我怕耽误你们的事，有的话没顾得上讲。”说着，她解开那扎得紧紧的小包：“你们看，多好的沙泥啊！我这次把它带回来，是想给队里参考参考。俗话说，泥里掺沙，红糖沾粑。把这沙往土里一拌，这板结田的脾气不就可以改过来吗？”

“嗯，沙里掺泥，肥肉剥皮嘛！”老陈赞同地补充一句。

原来，昨天晚上，张二婶在她女儿那里也用心听了广播大会。在她心里刻得最深的是：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只要有大寨人那个精神，即使穷队有再大的难处，也战胜得了。

回家时，女儿把了一篮子花生。她走到赵家湖边，看到尽是黑麻麻的沙泥。她惊喜地想：这真是“山外缺柴烧，山里柴烂了”！我何不顺便提一篮子回去呢！一来，学大寨，

自己有一分心就要尽一把力；二来，叫队长看看这好的沙泥，好发动群众来挑。于是她便把一篮子花生退给女儿了。

老陈听着二婶的叙述，不住地点头。友华感动地说：“远路无轻担。这一篮子沙，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二婶爽朗地笑着说道：“走这二十里路算个么事！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友华，我们学大寨人，就要有愚公的志气啊！愚公带领子子孙孙，用一锹一镐搬走两座大山。大寨人三战狼窝掌，开出了高产田。我们五队的贫下中农，也得有这个志气！比方说吧，全队男女老少，见到哪里有肥沙，那怕是提一篮挑一担的，天长日久，就是万亩板结田也能改造过来！”二婶这副慷慨激昂的神态，哪里象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婆婆啊！

二婶走了。老陈和友华站在田埂上，目送她远去的背影。老陈高声对友华说：“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五队的潜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潜力！这也是我刚才要讲的，学大寨的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老陈又继续说：“‘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才是大寨人的革命经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又是我们当带头人的思想革命化，要懂得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呀。”

友华一把握住老陈的手，激动地说：“老陈，我转过弯来了！”

“你从哪儿转过来了？”

“从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头：“刚才张二婶做的事，使我懂得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真理。”停了一会，友华又说：“俗话说，长嘴的要吃，长根的要肥。肥对庄稼来讲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种庄稼的人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老陈象一个坚毅而细心的水手，用毛泽东思想作方向盘，轻上篙，慢打桨，把一只芦苇中的小舟，继续引向革命的航线上。

“你打算怎么干？”老陈有意测验友华。

“我打算……再开次‘农业学大寨’的动员会，请张二婶谈谈她学习《愚公移山》这篇光辉著作的体会。同时，让大家讨论大寨人的根本经验是什么？我们五队怎么学？”

“嗯，嗯。”老陈满意地点着头，然后说：“晚上的会我也参加。你快去跟张二婶打个招呼，叫她准备一下。”

“行啦，我这就跑着去通知她。”话音刚落，友华就拉开了大步，朝张二婶的家跑去。

老陈望着这个生气勃勃的队长，心想：“一个好小伙子！”

……

第二天，天边刚现出鱼肚色，五队男女社员近百人，携带工具，排成一行长队出发了。队列前头，一杆红旗引路。旗上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鲜艳的大字。红旗旁边，并排举着两条醒目的标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社

员们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浩浩荡荡开向赵家湖。

昨夜，五队开完会后，社员们学大寨的决心，激动得友华睡不着觉。在油灯下，他打开了毛主席的宝书，一字一句地边读边思索，一直到鸡叫头遍才睡。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他忽地从床上起来，抓了一把铁锹，直奔村外。翻过一个小山包，发现老陈已领着队伍，正走在大路上。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上去，懊悔地说：“老陈，我又落后了！”

“不！”老陈笑着说：“我刚才听到群众评论说，你昨晚的发言，句句说到了学大寨的根本经验上。”友华摇摇头说：“要不是党支部的教育，群众的帮助，我就会走上岔路咧！对我这个人，往后你要多敲敲，敲得越重越好。我决心在‘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中，加强自身思想革命化。”

“这话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老陈亲切地说：“大家不是常讲嘛：‘队长，队长，一队之长’。你这个当队长的人除了自己要按照毛主席教导干革命，还得领导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哪！”

友华心悦诚服地连声说：“对！对！”

“对！对！”老陈故意模仿友华的口气。接着又逗趣地说：“你这个冒槌子，还不快到前面去扛红旗，领着大伙走。”

“是！”友华顽皮地“立”了个“正”，拉开大步，跑到队伍最前头，高高地举起了那面大红旗……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天上布满了金色的朝霞，映得大地红艳艳，金闪闪，分外壮丽，这支队伍在广阔的田野上大踏步地前进！

玉 松 大 叔

丁永淮

因工作需要，我又调回乱石沟供销社了。到职的当天，主任老马就分配我挑货郎担上豹头山生产队卖货，并嘱咐说：“你明日上半天参加个调查会，下半天就去。莫忘了给玉松大叔带三样东西：一个小闹钟，一个手提火炉，一把木梳子。他托人带过口信哩！”

豹头山生产队，我顶熟，蒙着眼都可以摸得去，就连那垅子口上的老松树开了几个杈，我都说得出来。一年前，我在这里当营业员的时候，隔个十天半月的就挑着货郎担朝那里跑一趟，有时，天色晚了，赶不回来，就在玉松大叔那里搭伙睡觉。一来他是个单身汉，我出出进进方便，更要紧的是，跟玉松大叔在一块，他能给你讲很多听起来平常、想起来很深的道理。他那种深厚的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实在感人。这回，他要的东西，我得一件不差地带去。

第二天，我吃过中饭，就挑起了货郎担，沿着七弯八盘的路，朝豹头山走了。我边走边想：玉松大叔要买这三样东西有什么事用呢？他热爱集体，起早贪晚，买个小闹钟便于掌

握时间，这个意思倒很明白；上了年纪嘛，十冬腊月到了，买个手提火炉也是很需要的；只是那把梳子作么事用？猜不着。他自己梳头吧？要知道，他是个头发落得没半根的人；要说是送给别人吧？送给谁呢？……

太阳挂屋角的时候，我爬上了豹头山。一年不见，豹头山差不多全变了个样儿，那一层层的大寨田，真比画上的还好看咧！一进垅子口，我就一眼看到那棵老松树底下，有块黑板报。上面登了社员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体会。还有篇小评论，是表扬玉松大叔的，题目是《毛主席的好党员，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篇小评论写得还蛮讲究，开头是六句快板诗，说是：

“玉松大叔五十七，
红心向着毛主席。
社会主义打头走，
热爱集体数第一。
专拣重担挑在肩，
行李搬进饲养室。”

啊，玉松大叔当上饲养员了，还把家也搬进饲养室了，这老同志真是人越老心越红啊！

进了垅子里，我看社员还没收工，就把担子挑到陈二婶堂屋里。听到货郎鼓响，没出工的婆婆奶奶，牵着大的，抱着小的，都来买货。针呀线呀，左挑右选，我忙了好一阵子。陈二婶也给她儿子买了两张《红色娘子军》的剧照。看看大家不再买东西了，我问二婶：“玉松大叔在哪？”

“他呀，一年四季都是两头不见太阳的忙人罗！”二婶回答说：“这当儿，说不定在后山坡照护牛晒太阳，也说不定上尖山嘴打大锤去了，反正屋里的凳子就象生了刺，坐不住他。”

我记起黑板报上说的当饲养员的事，又问道：“玉松大叔什么时候当上饲养员的？”

“个把月了。”听我问这件事儿，好几个婆婆忙凑上来说：“这里头还有名堂呢！”

原来，从前的饲养员是个叫王世业的中农社员。由于他右手有残疾，不能下地做活，队上就安排他喂牛。这个人有些“阴阳脾气”，热一阵，冷一阵，不过喂的牛总还算看得过去。但后来他突然甩手不干了。那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儿。一天，他找着队长，说是牛加多了，他一个人照护不过来，要求增加人。队长说：“你提的这个事，队委会可以开会研究。这当儿，改尖山嘴的那几块大寨田才上路，劳力正紧着。就是要加人的话，也要等这一仗打完了才行。”王世业满口的怨气，说：“我等不到那时候。这没日没夜地侍候牲口，真是人还赶不上牲口啦！”队长说：“你这话就讲得不在谱上了。为革命，为集体，多辛苦一下算什么呢。你看大家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干劲多大呀！”王世业眨了眨眼皮，又说：“我一天也不能再辛苦啦！”旁边有个社员看他说的不象话，顶了他一句：“你这个人呀，真是蜘蛛肚子——尽是丝（私）！”后来，王世业借口“看外甥”，不经队长同意，就住到女儿家几天不回来。这件事，

弄得队长很恼火。他想：改大寨田的活路这样紧，节骨眼上又冒出这宗事儿，真是三岁伢看大戏——都来凑热闹。在党小组会上，对这件事玉松大叔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是话有音，是事有因。王世业是个活动心，觉悟低，经不得一点风雨。他突然不干饲养员了，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搓了反索？”停了一会，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王世业这件事里面可能有阶级斗争，我们党员同志应该看深一些，不能当个糊涂人。”一席话提醒了队长，他立刻把“恼火”换成了“警惕”，心想：到底是老党员、老土改根子啊，处处能从“纲”上看事。他说：“王世业这个事，我们得深入查一查。”玉松大叔说：“对！一定要查个清楚，同时，我们还要加劲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完，又补充了一句：“眼下，就把牛交给我吧。”

“你这大把年纪，能干得了吗？”队长激动地说。

“能呀，‘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我们看革命戏，也要学做革命人嘛！”说着，玉松大叔便呵呵地笑起来。

就这样，玉松大叔接下了饲养员的工作。以后，经过队委会的调查，果然是地主分子王世富利用房族关系，暗中向王世业散布什么“一个人喂牛，出了问题责任大”，唆使他马上要队上增加饲养员，否则就撒手不干，故意给队上出难题，以图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队委会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发动群众，批斗了王世富这个坏蛋，也教育了王世

业。

自玉松大叔当饲养员以来，几条牛真是一天一个样儿，都长得毛光水滑的。大母牛还怀上仔了。入冬以来，他不花队上一分钱，把牛栏修整一新，栏顶加盖了草，墙壁上的大小窟窿都用泥密封了。社员们说：“这比住屋都暖和。”

.....

正说着，社员们都收工回来了。玉松大叔也来了。大家挤了一屋，有的要买东西，有的还扯着我说长问短的。等我把事情办完了，时候也不早了。照例，玉松大叔又发出“邀请”了：“小余同志，今天回不去啦，还是到我屋里去歇吧。”他把我带到他新搬的住处。我把那三样东西交给他。

玉松大叔很高兴，提着小闹钟，放在耳边听了很久，说：

“就是想有这个。”我问：“大叔，你买这把木梳子做什么？”他诙谐地笑着说：“总不会当柴禾烧吧！”

玉松大叔的住处就在牛栏的隔壁。房里正面的墙壁上是毛主席像，两边是毛主席语录。在侧面墙上，还有一条“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我想：这条语录挂在这里，针对性真是顶强的了。大叔真是个有心人啦！

吃过夜饭，大叔给牛添了夜草，回来把油灯拨亮了一些。他在床头上拿了一本书，说：“毛主席叫我们要认真读书。小余同志，今晚我可把你这个老师请到屋里来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本新党章。只听大叔又说：“昨日，政治夜校上党课，讲的是共产党员五条‘必须做到’。我的喘病发了，不能去听，你替我补上吧。”我说：“大叔，你的学

习抓得真紧呀！”他说：“我还差得远啦，大队陈书记真是学得好，运用得好，样样事儿都走在头里。”



夜很静，北风摇着窗纸，送来阵阵寒意。我们学习了一个多小时，便躺下睡了。半夜，我一觉醒来，只听隔壁牛栏里有沙沙的声音，象春蚕嚼着桑叶，象细雨打着密竹。我一看，玉松大叔不在。啊，他又给牛上料去了。听说自当饲养员以来，他每夜都要起来给牛上料哩！

我跳下床，来到牛栏边。只见马灯搁在窗台上，大叔右手端着大瓷缸子，里面盛的是什麼，不知道。他喝一口，就很匀很细地往草料上喷一口。

“大叔，你喷的是什麼？”我问。

“盐水。”他回答说，“人要吃盐，牛也要吃盐，匀匀

地喷些盐水的料，牛顶爱吃。”

我仔细地看看牛，它们确实吃得很带劲。

我又问：“这喷盐水是队里有规定吗？”

“为什么要规定？”他反问道。

“这化水的盐是队上发的吗？”我又问。

“为什么要队上发？”他又反问道。

他这两个“为什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见我不作声，就说：“小余同志，莫说大叔批评你，看来你的思想还得赶一把劲。为革命干事，自己要当主人，动脑筋嘛！不能处处依赖队上给准备得好好的。”

玉松大叔从窗台上取下灯，又去门口提来了小火炉。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已把火炉生着了。他靠近牛，在牛身上寻找什么。一会儿，他把头偏向牛肚子下面，欣喜地说：“嗨，抓着一个蒋该死了！”

“蒋该死？”

“是呀，‘蒋该死’，这些草虱就是‘蒋该死’。它们和蒋介石一样，是喝血精啊！这家伙顶爱在夜里爬到牛身上喝血，要是不捉掉，到早上就喝成大肚子了，有的象蚕豆那样大呢！”说着，他把草虱丢进火炉。“嗤”的一声，生起一丝青烟，草虱“报销”了。

啊，大叔真爱惜牛！……

“你现在明白我买那三样东西的用处了吧？”大叔问。

看着刚才的情形，我当然明白许多了：买小闹钟是为了给牛按时上料的，买小火炉是为方便捉草虱的，只是买梳

子……

“梳子？”大叔解释说：“冷天来了，牛在栏里困得多，毛好打结，一打结就容易长虱子，有把梳子好梳嘛！”

啊，原来是这样！

我抬起头来，看着大叔。他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说：“大叔，你每天总是这样，三更半夜地起来……”没等我说完，大叔就截住了我的话：“咳！小余同志，我们是毛主席的党员，党员就得把心操在革命上。我总是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该操了多少心，熬了多少夜啊！”

听着大叔的话，我深深为这个老共产党员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精神所感动。我望着那明亮的灯，看着那通红的炭火，心想：大叔这个共产党员的心，不正象灯一样发光，象火一样通红吗！

夜很深了，我随着大叔走出牛栏门，往隔壁我们的住处走去。只见垵子口上那棵老松树，巍然屹立，刚劲挺拔。透过苍茫的夜色，我仿佛觉得这棵不老松越来越高大了……

红 光 闪 闪

红 雨

寒冬的夜幕遮住了最后一抹晚霞。部队经过几天长途跋涉，来到枣庄。

七班住在李大爷家里。班长金伟军，边点蜡烛，边安排同志们结合野营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李大爷从里屋端出一盏油灯，十分热忱地说：“金班长，就使这盏灯吧！”

大爷手上的铁皮油灯，看来已使过不少年月，但擦得明光发亮；灯焰闪动着火红的光泽，照得战士们脸上一片红晕。金伟军感激地说：“李大爷，谢谢您，我们有蜡烛呀！”

“我知道你们有蜡烛，可这盏灯不比寻常。给同志们用，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战士们一听，一个个围到了李大爷身边，异口同声地说：“李大爷，这是怎么回事？您说给我们听听吧。”

李大爷摸了摸他那花白的胡须，用深情的目光望着红光闪闪的油灯，追溯着往事……。

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我八路军与敌人浴血奋战，攻克皇经店后，继续向东挺进，留下十几个

伤病员在枣庄养伤。为掩护民兵而身负重伤的洪营长就住在李大爷家里。

夜已经很深了，当时是民兵队长的李大爷放哨回来，发现老洪房里还亮着灯光。黑夜里，那盏红灯是那样明亮耀眼，光彩照人。他想进去，但又不知老洪在干什么，刚移动的脚步又停下来了，他怕打扰老洪。一连几夜都是如此。夜深人静，老洪究竟在干什么呢？这一夜，李大爷查哨回来，刚进屋，就被老洪热情地招呼到他房里。啊！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老洪在他那盏自制的铁皮油灯下，不顾严重的伤痛，以顽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读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老洪叫李大爷坐在自己身边，一同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学了这一段，李大爷想着老洪进庄以来，带领伤病员深入群众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具体帮助建立枣庄的民兵的情景，原来老洪都是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在办事啊！

说到这里，李大爷情绪特别激动地说：“就是在这盏红光闪闪的油灯下，老洪给我讲革命道理，教我读书写字。就在那时，我学会了写‘毛主席万岁’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不久，老洪和同志们养好了伤要回前方去。临行时，李大爷和乡亲们紧握着他们的手，难舍难分，毛主席的教导，战斗的情谊，把军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了。

送走老洪和同志们，李大爷回到家里，发现老洪的宝书——毛主席《论持久战》和油灯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他想，老洪他们没走多远，赶紧送去还来得及。李大爷刚拿起《论持久战》，又看到书下还有一封信。

“你们猜，老洪信里说些啥？”李大爷兴致勃勃地自问自答：“他要把毛主席的宝书和这盏灯送给我，又怕我拿着书和灯去追赶他，嘱咐说：‘老李，宝书和灯你一定得收下。让这盏灯永远照着你读毛主席的宝书，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打那以后，这盏灯一直在我身边……。”

随着李大爷的叙述，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望着那闪动的红色灯焰，光泽是那样红亮，仿佛看到一位老战士和一位老民兵正在认真地研读毛主席的宝书。是红灯连接了军民的心，不，是光芒四射的红灯——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连接了军民的心啊。

李大爷无限怀念地望了望明亮的灯光，说：“二十多年过去了。多少个夜晚，我在这灯下想着老洪，想着咱人民子弟兵。今天你们来了，我心里真高兴呀！”李大爷擦了擦眼角迸出的几滴喜悦的泪花。“虽然老洪没有回来，可你们是老洪的接班人啊！今天，就把老洪的这盏灯送给你们。”

此刻，屋里异常寂静，灯焰跳动着，照得满屋红通通的……。

这一夜，金伟军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洪营长的形象又一次浮现眼前。他仿佛看到，在红光闪闪的油灯下，老洪正在群众之中热情地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老洪，毛主席

的好战士，他的心不正象那灯焰一样的炽烈、火红吗？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老洪不正是这样一颗红色的种子吗？是啊，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有多少象老洪一样的革命老战士，他们听毛主席的话，深入到群众之中，向群众学习，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他们所走的就是毛主席指引的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今天，我们不正是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在继续前进吗？想到这里，野营训练生活的镜头，一个个又展现在他眼前：血泪斑斑的万人坑旁，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又被日寇活埋、死里逃生的董老大爷，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悲愤地控诉万恶的地主阶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给予子弟兵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风雪弥漫的行军路上，贫农老大娘伫立寒风之中，手捧热茶，在迎候过路的子弟兵；寒风刺骨的冬夜，生产队民兵百倍警惕，紧握手中钢枪，主动配合子弟兵巡逻放哨；风雨交加的凌晨，一队队革命群众顶风冒雨为子弟兵抢修被暴雨冲塌的公路。……多少象李大爷这样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热情熟悉的面孔在他眼前闪现，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情景在他脑海里翻腾。千里野营征途正是我们和革命群众广泛接触的最好时机，是向革命群众学习的最广阔的课堂，它谱写了军民团结的新篇章……

金伟军从近到远、从远到近，想了很多很多，最后又想到了红光闪闪的油灯。是的，这盏有特殊意义的灯我们一定要收下。然而，毛主席关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伟大教

导又在他耳边响起。怎么办呢？金伟军心里豁然一亮：向洪营长学习，自己动手，也制作一盏灯，待部队离村时，再送给李大爷……

第二天晚上，金伟军正准备掌灯加油读书学习，但见灯净油满。他问班里同志，谁往灯里加油了？大家都说不知道。那么是谁呢？啊，金伟军明白了。但是，为了证实他的猜想，他打算“侦察”一下。

又一个清晨。李大爷趁战士们出早操的机会，又往灯里加满油，然后仔细地擦着灯。这一举动，早被在门外“侦察”的金伟军看在眼里。李大爷加进灯里的仅仅是一点灯油吗？不，这每一滴油都渗透了人民热爱子弟兵的深情厚意，饱含着热情洋溢的军民鱼水情。金伟军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步跨进屋里，一把抓着李大爷的手：“李大爷，你待我们太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拥政爱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不能点您的油啊！”

“嗨！什么你的我的，我说金班长”，李大爷拉着金伟军的手，大声说：“你们回到家不两天，就帮咱生产队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训练民兵，开河修渠，深翻土地……和当年的老八路一个样，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和咱心贴心。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回到自家，点灯用油算个啥？”

又是一个难题。看来再说也没有用了。金伟军想：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坚决执行，油一定一滴不少地还给李大爷，怎么办呢？他又和班里同志想了个主意，用一个油瓶把每天从司务长那儿领来的灯油积攒起来，等部队

离村时，和自制的灯一起留给李大爷。

从此，战士们谁也不再和李大爷提灯油的事。

在这盏红光闪闪的灯下，七班战士和李大爷肩挨肩，一字一句地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金伟军也象当年老洪那样在这盏红光闪闪的灯下，激情满怀地向乡亲们宣传毛主席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讲述当前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印度支那抗美斗争烽火漫天，亚非拉美革命风暴势不可挡，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修、反的斗争，波澜壮阔，互相呼应，紧密配合，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必将陷入人民战争的灭顶之灾……

在这盏红光闪闪的灯下，李大爷给战士们讲家史，讲庄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战士们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深仇大恨。军民共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共同表示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随着时光的逝去，油瓶里的油渐渐满起来了。

部队明天就要离村了，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夜啊！灯下，战士们和李大爷翻开毛主席著作认真地读着。闪闪红光把满屋照得通亮。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次日拂晓，李大爷起得很早，他一会给战士们烧洗脸水，一会帮助战士们收拾行李，一直忙个不停。老八路的接班人就要进行新的长征了，大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金伟军小心翼翼地把李大爷送的油灯装进事先做好的一个小木匣子里。

一切收拾停当后，战士们围着李大爷，你一言，我一语，依依惜别。

这时候，金伟军把一套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精心制作的一盏灯，积攒的一瓶油，还有一封早已写好的感谢信，悄悄地放在李大爷里屋的桌上。

嘹亮的军号，迎来了黎明，部队迎着喷薄而出的朝阳踏上了新的征途。金伟军和七班的战士们朝气蓬勃地走在队伍的行列中。村头，送行的贫下中农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李大爷站在村口的青松下微笑着向战士们频频招手。

回到房里，象当年老洪走后的情景又出现了，李大爷的心象二十多年前一样激动。他翻开信纸，只见信中写道：

李大爷：

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长途野营。在这里受到您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您给我们讲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对我们是一次深刻的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教育。野营训练真是最生动、最丰富的政治课堂。

敬赠《毛泽东选集》一套给您。

此外，我们也送给您一盏灯，一瓶油。这盏灯也和老洪送给您的那盏灯一样，凝结着民拥军、军爱民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凝聚着军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两盏红灯一颗心，军民团结一家人，红光闪闪照征途，继续革命向前进。

下次野营时再来看望您。

致以

革命敬礼

七班全体战士

随着信上的话语，李大爷眼前一会浮现出老洪的形象，一会又浮现出金伟军和一个个七班战士年轻的脸庞。到底是谁呢？他说不清。其实，他觉得老洪、金伟军、七班战士本来就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人民子弟兵”，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起的名字。想到这里，李大爷的目光落到了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上。他轻轻抚摸着宝书，心里默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子弟兵和咱贫下中农真是心连心啊！”



女 民 兵

齐 武 尔

“集合——”一个响亮的喊声夹着尖长的哨音，把冯参谋从睡梦中惊醒。他警觉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自从参加支左，冯参谋整整两年没回家了。他只是从爱人李淑英的信中知道了部队家属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他昨天夜晚才回来，还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变化。

“嘟——”哨声越吹越响。

当冯参谋辨清是民兵连的哨音时，急忙喊道：“淑英，快！集合了。”

没人吭声。他又喊了一声：“快！集合了！”

“爸爸！”答话的是他那八岁的女儿英子。她一听到爸爸的声音，高兴地一骨碌从被子里爬出来，两眼睁得溜圆。说：“妈妈早就去打靶啦！”

“打靶？”他不禁又问道：“在哪儿？”

“东山坡的靶场上。”

冯参谋听说是打靶，一阵高兴，忽地爬起来。过去他曾当过这里的民兵辅导员，对她们很熟悉也很关心。现在，正好可以去看看。他穿好衣服，披上军大衣，就走出了门。

东方露出鱼肚白，启明星升得老高了。冯参谋看看手表，时针刚过六点。

“哇哇——”忽然背后一阵孩子的哭声，是不满三岁的红红醒了。冯参谋正想转身进屋，哭声忽然停了。随着，屋里传出了英子的声音：“好红红，别哭了，一会儿送你到托儿所。妈妈打靶去啦。你懂吗？……练枪，打帝修反……”

“啊！”冯参谋心里惊喜地赞道：“英子也学会照顾弟弟了。”

二

冯参谋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环顾。晨曦勾画出了家属区的轮廓：路旁，过去那几间家属工厂连成一片，耸立着高高的烟囱。大路左边，是一片青翠碧绿的菜地。前面树丛中，那一排整齐的房子门前，写着“‘五·七’缝纫组”、“健康托儿所”……。家属区越来越有生气呀！这些妇女可真不简单，学习、生产、练兵样样行啊！

猛然间，一件往事跳进了他的脑海。

那还是两年前打靶中的一件事情：

那天下午，民兵连要进行实弹射击，首长派冯参谋去辅导。集合完毕，四十多岁的女民兵连长陈春兰紧走两步，跑到冯参谋跟前，双脚一并：

“报告，民兵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人数？”冯参谋还过礼。

“应到三十五人，实到三十四人。”

“缺谁？”他向队里扫了一眼。

“李淑英。”陈春兰显得不自然了。

“是她？”冯参谋的语气中有点不高兴。看看手表，已经到时间了。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出发！”

队伍正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前走着，忽然，后面气喘吁吁地跑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她，中等身材，圆圆的脸，齐刷刷的短发，身背半自动步枪。由于跑得太急，脸都胀红了。

“入列。”冯参谋态度有点生硬。

打靶结束后，冯参谋走到李淑英面前问道：“淑英，你今天怎么迟到啦？”

“隔壁李大妈发了病。我把她送到卫生所，连脚都没歇……”

“哦！”冯参谋两眼望着淑英，好象又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

晚上，冯参谋接到命令，要他明天动身，外出支左。

李淑英打开箱子，清点衣物。忽然又看到那个红色布包。她打开包，里面露出了一块炸弹片。顿时，她的身子震动了一下。

淑英一家在旧社会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她的村庄，积劳成疾、卧病在床的爷爷，活活地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父亲在掩埋亲

人的时候，含泪从爷爷身上取出了一块弹片，带着它流浪到武汉，在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淑英和冯参谋结婚时，父亲就把这块弹片送给他们。一看到这弹片，阶级仇民族恨一齐涌上她的心头。

淑英把这块弹片重新包好，和冯参谋的衣物一起递给他：

“老冯，把它也一起带上吧。父亲把它送给我们时，希望我们不要忘了过去的苦，不要忘了帝修反还在磨刀，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还在受苦受难。现在，你要到地方支左了。希望你牢牢树立战备观念，提高革命警惕。”

“我永远不会松懈战斗意志的！”冯参谋接过淑英给他清点的东西，十分坚定地说，随即在绿色的军挂包里，拿出了一本精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一本新买的学习笔记本给了淑英。

两年过去了。昨天回来，从邻居的口中知道淑英的步子迈的更大了……

山上一阵悦耳的歌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靶场。

三

一轮红日徐徐升起，群山披上了诱人的光彩。山下的小河，金波粼粼，山顶上飘扬着一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靶场，就在两座大山之间一个山坳里。

当冯参谋走进靶场时，一眼就看见了竖立靶台旁边的八个醒目的大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靶场上，棵棵红松，生气勃勃。女民兵们正在进行打靶前的训练。

“啊！冯参谋回来啦！”不知谁先发现了他，民兵们“呼”地都围了上来。

“冯参谋，你来的正好。给我们指导指导。”说话的是民兵排长赵书芳。

“好，咱们互相学习吧！”冯参谋笑着回答，一面用眼睛在人群中搜索，怎么没见连长陈春兰呢？他还没来得及询问，忽然背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

“冯传友！”

“到！”他习惯地来了个立正。

“命令你担任报靶！”

“是！”

人们笑了。原来是李淑英。

“哈哈！连长命令起参谋来啦！”大伙都笑了。冯参谋这才弄明白，早晨就是淑英在吹哨召集人呀！

第三轮射击完了。冯参谋和赵书芳从掩体内跳出来向靶子走去。当他走到淑英的“一”号靶子前，只看到靶子正中间有一个圆洞，四边翘起。

“好准！三枪都是十环！”冯参谋心里赞道，用小红旗在靶子中间晃了两下。

这时，淑英从队伍里走出来。她今天腰扎一根宽皮带，显得格外精神。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短发，十分认真地高声

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上了战场，要是偏打一枪，就会漏掉一个敌人。继续练习射击！”她那嘹亮的嗓音，在山谷里久久回响。

“又一排民兵上去了。”

“卧姿！目标正前方，对准帝修反。打！”淑英发出了口令。

“叭！叭！叭！……”又一阵枪声。射击完毕，冯参谋走近一看，最低的也是九环。“嘿！上了战场，个个都是好样的！”冯参谋不觉叫出了声。

休息时，赵书芳对着冯参谋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连长啊，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无论是学习、生产，她样样走在前。她还和工厂的几个女工，攻下了生产电子管的难关哩！老民兵连长陈春兰一调走，淑英就担任了民兵连长的工作。她可负责啦，组织大伙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坚持用政治统帅军事，把个连队搞的呱呱叫。”

冯参谋赞赏地点着头。

女民兵们都接着说开了：“淑英常说：‘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我们妇女不光要参加学习，参加生产，还要拿起武器。打起仗来，每个妇女也都是战斗员。’去年夏天，我们民兵连搞战斗演习，正碰上下雨，害病刚好的淑英，听到哨音，背上枪就往外跑，一路上又爬山，又涉水，不知摔过多少跤。别人劝她休息，她说：我是一个战斗员，如果帝修反搞突然袭击，我还能回去睡觉吗？就这样，她一直坚持到底。我们想，这回可把淑英累坏啦！那知晚上去看她，她正

坐在床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哩。”

“我们翻开她刚写的学习笔记，只见那上面恭恭正正地写道：现在，帝修反还在磨刀，国内阶级敌人也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我要永远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怕苦，不怕死，战斗到全人类彻底解放。”这个女民兵刚说到这里，赵书芳又打断她的话，高兴地说：“现在呀，我们的李淑英已经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赵书芳忽然感到自己说这些是多余的。她扑闪着一双眼睛问道：“这些淑英告诉过你吗？”

“嗯，谈了一些，也‘封锁’了一些。……”

集合的哨声又响了。

女民兵们立即肩扛钢枪，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看到这些，冯参谋不由得喝采了一声：“好！”接着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好！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离党和毛主席的要求还远哩！”淑英应了一声，敏捷地整了整队伍，凯旋而归。

两排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队伍里传来了整齐、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

冯传友看着这支生气勃勃的女民兵队伍，不由得默诵着毛主席的诗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女 机 长

齐迪文

金色的阳光，铺满了宽阔的机场。停机坪上，一架架银鹰展翅欲飞。塔台旁边，巨大的标语牌上写着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

团党委办公室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政委顺手拿起了话筒：

“……是，援外物资要准时送到港口。师长，请放心吧，我们一定选派最好的机组，保证完成党交给的政治任务！”

政委走到办公桌前翻看飞行人员的名册。一个个飞行员的熟悉的面容从他脑际闪过。忽然，他的视线停在701号机组的机长“洪英”这个名字上……。

看到这个名字，政委眼前出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在洪英带动下，她这个机组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连续十年被评为先进机组。每次飞行，她们都坚定不移地用毛泽东思想导航，穿云雾，战长空，表现了高度的路线觉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嗯，让洪英她们来挑这副重担吧！”政委习惯地看了看手表，自言自语地说：“不过，她们刚执行任务回来，……。”

远处，机场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政委沉思着，慢步走到窗前，抬头仰望天边几片絮云。他想，据最近天气预报，我国南方的气候不稳定，加上这次飞行航线长，时间紧，任务艰巨，派哪个机组去挑这副重担呢？政委正在考虑着，走廊里，由远而近传来“咯吱咯吱”飞行靴的响声。

“报告！”四个英姿飒爽、穿着咖啡色飞行服的女飞行员出现在门口。领头的一个人，中等身材，黑里透红的脸庞，军帽压着齐耳的短发，帽徽闪着红光，精神显得格外焕发。

政委转过身来，一看是洪英和她的战友，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啦！”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站在前头的洪英，站在她旁边的副驾驶云燕、通信员小沈、领航员小叶齐声回答。

政委看了看表，亲切地问：“你们刚回来，怎么，就来汇报啦？”

洪英明亮的眼睛望了望身边的战友，说：“报告，政委，我们是来请求执行援外任务的。”

“哦，真快呀，你们怎么知道的？”政委问。

洪英回答：“同志们不是都写了请战书吗！”

“啊！”政委深深被战士们这种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所激动。他却故意地笑着说：“这回，可没有你们机组的份啦！看——”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请战书。

听政委这样一说，她们急了。年龄最小的云燕跨前一步，激动地说：“政委，为了支援印度支那的战友，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再苦再累我们也心甘情愿！”说完，她那双眼睛睁得圆圆的，希望得到政委的批准。

“这样吧，下次有任务优先交给你们。”政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为什么？”云燕着急地问：“为什么这次不批准我们呢？”

“看！”政委指指她们还没有来得及换下的飞行服说：

“你们刚执行任务回来，需要休息呀！”

平时不爱多讲话的洪英，这时也忍不住了，说：“政委，您不是经常讲我军的光荣传统吗？抗美援朝时，我们的战鹰连续出击，打得美国飞贼丢盔卸甲，丧魂落魄。今天，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被压迫的阶级弟兄没有解放，世界人民的革命烈火在熊熊燃烧，我们能停止战斗吗？即使赴汤蹈火，也要完成这次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运输任务。”

政委看到她们这种誓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的坚强决心和钢铁意志，拿起电话，和团长商量之后，说：

“好，这副重担就交给你们挑吧。”

一听这话，云燕的飞行靴“咔嚓”一声，行了个军礼。
“坚决完成任务！”

“同志们，你们这次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政委说着，走到挂在对面墙壁上的世界地图前。指着与我国山水相连的印度支那半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毛主席还指出，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现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正紧密配合，严惩美伪军，我们要把大前线急需的这批重要物资，迅速、准时、安全地送到海港，……

听了政委的讲话，洪英她们愈加斗志昂扬，决心排除万难，把援越物资迅速送到反美斗争前线的战友们手里。

从办公室出来，她们激昂地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的革命歌曲，大步流星地向飞行教室跑去，进行飞行前的准备。

二

701号飞机伸展着银色的翅膀，贴着蔚蓝色的天空，拍击着气浪，风驰电掣地向前方飞去。

阳光透过驾驶舱的玻璃，照在洪英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远方。

“机长，看，长江。”云燕喊了一声，顺着云燕的手指望去，洪英看见机翼下出现一条金黄色的飘带。飞机正在武

汉的上空通过。

武汉，终生难忘的武汉！想到这里，童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一齐涌上洪英的心头……

洪英刚满两岁的时候，万恶的日本强盗的飞机在她家乡狂轰滥炸，给地主扛长工的父亲，被活活炸死在田里。为了活命，母亲满含悲愤的眼泪，一手牵着洪英，一手抱着弟弟逃到武汉，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弟弟饿死在街头。后来，吃人的旧社会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从此，洪英被逼得在纱厂当了童工。阶级苦，民族恨，象一团烈火在她胸中燃烧。



洪英，这个在旧社会被踩在脚底下的孤儿，今天毛主席给她插上翅膀，战斗在祖国的万里蓝天！

记得刚参军时，政委问她：“你为啥参军呀？”洪英攥着拳头愤愤地说：“咱为了给父母报仇！”“为了报答毛主席和党的恩情！”政委紧紧握住她的手：“洪英同志，要报仇、要革命，这是对的，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决不能只是为个人，而是为了整个阶级的解放，为在地球上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

洪英在斗争中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道理，她诉苦时，想到了世界上受压迫的阶级姐妹；她训练时想到了亚非拉正在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革命人民；她飞行中，想到了不远万里前来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她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高度的路线觉悟，她由一个普通的女飞行员，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那天，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誓言：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要永远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上航行，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想到这里，洪英让云燕保持操纵，自己顺手打开地图。透过明亮的机窗，她俯瞰着祖国大好河山。此刻，她想：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阶级姐妹，象我过去一样，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多少战友，为着翻身解放正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们；他们的斗争，也有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想到这些，她深深感到，机舱虽小，却满载着中国人民对印度支那人民的战斗情谊，这一杆一舵，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她

浑身充满了力量。

飞机正在高速地向前飞行。领航员小叶报告：还有二十分钟，就要飞到××山区。这时，地面发来紧急电报：××山区有雷暴，701号暂时返航，到附近机场降落。

“返航……”洪英接过电报，反复地看了好几遍。她清楚地知道，如果飞机在山区闯上雷暴，按规定应当返航。但是她想：印度支那人民正在狠狠打击美帝及其走狗，前方的战友打得那么勇猛顽强，多么需要大后方的及时支援啊！如果返航，就不能及时把物资送到港口。时间就是胜利。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

“返航着陆吗？”通信员小沈问。

洪英摇摇头，没有作声。这时她的思想和精力高度集中，炯炯的目光紧盯着前方。她对这场雷暴雨迅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从她陆续收到的几份电报来看，开始山区有白色的淡积云，接着是褐色的浓积云，最后变成乌黑色的积雨云，说明雷雨是地区性的，正在迅速发展。如果能加快速度，抢在雷暴雨的前面，就能安全、准时地把援越物资送到。

附近指挥所接到701号发来的电报，深深为她们的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但又认为抢过雷雨区有危险，就和洪英所在部队指挥所联系。政委对701号机组胆大心细的战斗作风是十分了解的，他认真地研究了她们决心要与雷暴雨抢时间的方案。他相信她们是一定能战胜雷雨的。

“同意。”政委果断地回答，要求她们做到“勇敢、坚

定、沉着。”

当701号机组收到由附近指挥所转来的政委的指示时，表现了更加顽强的战斗精神。

洪英高声向机组的同志们背诵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接着坚定地对同志们说：“加大油门，绕过雨区，与雷暴雨争时间！”

飞机，由北向南，高速飞行。

雨云，由西向东，迅速蔓延。

飞机如果不能抢过积雨云，让它拦住航线就只好返航。洪英怀着对帝修反的仇恨，象一个正在和敌人拚杀的战士，她集中全部精力，把油门加到最大，和雨云展开了搏斗。

雷暴的前奏——强大的气流赶来了。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摆动着。洪英和战友们机舱里，象被抛进大海的一叶小舟，忽而被高高抬起，忽而被狠狠压下。

乌云就在眼前了。洪英看着那乌蒙蒙的云团，仿佛是印度支那丛林中硝烟弥漫的炮火；那轰隆隆的雷声，仿佛是九号公路的炮声。她觉得，眼前和暴风雨搏斗，就是和美帝作战。她那双手显得特别有力，领航员小叶及时发出口令：

“左五度！”

洪英用力向左压杆，飞机斜着身子，从左边绕过头。

“前面穿过山谷”。云燕听到通信员的声音，还来不及作准确地分析、判断，只见洪英急忙压杆蹬舵，机翼倾斜左转，一座高耸的山峰掠机而过。“哟，好险！”云燕暗暗佩

服洪英的沉着、机智、勇敢。

更加浓密的乌云又压过来了，洪英又迅速用力向左推杆。飞机象一道亮闪闪的利剑，从乌云的边缘划向长空。

一道金色的阳光射进了机舱，前面闪现出云开日出的万里晴空。通信员报告：“山区雷暴雨已经铺开，701号已抢在雷暴雨前面。”这时洪英的上衣已全汗湿透了，她轻轻地嘘了口气，随即加大油门，全速前进。

三

701号离机场越来越近。

洪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打开超短波电台开关，按了自己的发话按钮，开始呼叫地面：“高山，高山，701呼叫，701呼叫，请回答，请回答！”

“701，701，我是高山，我是高山。”地面指挥员回答的声音，不停地在洪英的耳机里振荡。

小叶报告：“提前十分钟到达机场上空。”

“701请求着陆！”洪英大声地报告。

地面回答：“可以！”

这时，洪英减小油门，猛力推杆，飞机俯冲下降。她习惯地侧身往地面一看，机场从机翼下掠过。就在这一瞬间，她清楚地看到长长跑道上，已经提前摆设了指挥车、“T”字布、风向袋和各种保证着陆的设备。跑道的左侧停着一辆崭新的解放牌载重汽车，人们向空中不停地挥手。她知道，这准是等待装运援越物资的工人。

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了。突然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左起落架放不下来。机身下三个轮子，只放好两个。机械师几次使用紧急收放起落架的方法，指示灯还是不亮。

起落架放不下来，这将意味着什么？洪英和战友们深深知道：如果再放不下来，油料烧完，只有迫降。处置不好，就会造成严重损失，不能完成这次重大的政治任务。

701号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油料越来越少了。跑道两侧，地勤人员和装卸工人抬头仰望，一双双焦灼的目光随着701号飞机转动，恨不得举起双手，把满载援越物资的701号飞机托起，轻轻地接到地面。

机舱里，战友们以信任的目光望着洪英。洪英坚定而沉着。她抬头望着座舱内金光闪闪的毛主席“五·二〇”庄严声明，一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激情涌上心头，她高声地对大家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现在，正是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最严峻考验。”洪英接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采用飞机大速度撞击地面，利用飞机的惯性撞下起落架的方法。这是一些老飞行员的经验，它需要的是勇敢、坚定和对党、对毛主席的一颗赤胆忠心。

洪英和大家交换意见。全机组的同志都同意这个大胆的方案。并且立即报告地面指挥员。

地面指挥员研究之后，同意洪英她们的处置方案。

只见洪英操纵着飞机，沉着镇静地喊着：“注意高度！”

“明白！”领航员响亮地回答。

洪英目不转睛地盯着跑道尽头的“T”字布，对准笔直的跑道，慢慢向下滑去。

“勇敢、坚定、沉着。”地面指挥员的声音。

机舱里，每个同志斗志昂扬，精神高度集中。领航员小叶高声地读着高度表的数字：

“五十米……十米……一米”

机翼下的轮子刚要接触地面，洪英就加大油门，猛一拉杆，飞机“刷”地一声又直插蓝天，可是绿色的指示灯还是 not 亮。洪英再压杆蹬舵，飞机缓缓飘下，又一次由地面一跃而上，起落架还是放不下来。洪英和机组的同志仍然满怀信心，顽强战斗。她们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总结了前两次接地太轻和用力不均的经验教训，继续加大油门，平稳有力地拉杆，飞机又一次由天空向地面冲来，吼叫着驶向蓝天。这一下，洪英使出了多大的劲啊！就在飞机接地的一刹那，三个绿色的指示灯同时亮了。机轮以标准的后两点接地，轻轻飘落在宽阔的跑道上。提前五分钟着陆。

机场上的指战员和装卸援外物资的工人，一齐向701号飞机涌来。洪英和机组的战友们挥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沿着机梯跳下。顿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万里长空。

不一会，一辆辆载重汽车满载中国人民对印度支那三国

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港口的方向急驰而去。

洪英和她的战友们站在机翼下，遥望着无边的海洋，耳边响起毛主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宏伟诗句，她们满怀胜利的豪情，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

“乒 乓 顾 问”

胡容权

一车间有位老修理工名叫周青山。因为爱管“闲事”——比如哪位工人的小孩生了病，他要去看看；哪位同志对工作马马虎虎，他要说说；就连小青年们上班时开个玩笑，他也要管管。所以，有人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不管部长”。厂里成立宣传队，晚上排练节目时，周青山师傅又总喜欢在旁边指指点点：“嗯，这种感情不真实”，“哎！这个动作不大方”。时间一长，又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政治导演”。最近，大家又管周师傅叫“乒乓顾问”。说起来，每个外号都有蛮多蛮多动人的故事。今天就专门讲讲这“乒乓顾问”的来历。

要说“乒乓顾问”，先得从“乒乓顾问”的徒弟小彭飞身上说起。

彭飞是今年进厂的新工人，年龄不大，比新中国还要小两岁哩！小伙子好学上进，聪明能干，是棵好苗子，加上周师傅浇水整枝，匠心培育，小彭就象那车间门口的小松树，看着一天天地成长。师徒俩干起工作来，说风就是风，说雨就

是雨，有股子龙腾虎跃的劲头。

因为小彭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参加了厂乒乓球队，大伙儿还选他当了队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小彭的三把火还没来得及烧，倒被他师傅一把火给烧着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厂乒乓球队和兄弟工厂的友谊比赛刚结束，送走了兄弟厂的球队，彭飞正准备回宿舍睡觉，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把他喊住了：“彭飞，你等等。”

彭飞转过身来：“师傅，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看你们打球呵”，周师傅没有笑：“你今天晚上打得怎么样？”

小彭一听师傅问到自己，笑着回答说：“得一分，让一分。”他故意把“让”字说得很重。

“让一分？你是怎么让的？”周师傅点燃根纸烟，火光在他脸上一闪，看得出是一副严肃的表情。

小彭以为师傅说他不该让这一分，于是急忙分辩说：

“师傅，球队成立的那一天，你就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教导，要我们以国家乒乓球队为榜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想，兄弟厂的同志远道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友谊比赛，都叫他们输了不好，就故意让了一分，这也……”

“不，我是问，你是怎么让的？”周师傅不等小彭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小彭一楞，觉察出师傅话里的分量，努力回忆起晚上的球赛。

晚上的这场球，厂乒乓球队是以5比1取胜的。因为对手是个新队，厂队比分总是遥遥领先，在四比零的时候，小彭再次上场，开始，他大板抽杀，连连得分。后来，他能起板的不起板，能得分的也不得分，故意站在远台防守，一会儿放个高球，一会儿来个“海底捞月”结果这场球输了……这一切，周师傅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你以为这样让就是突出了‘友谊第一’吗？”周师傅把小彭拉到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态度严厉地说：“你不是在让球，你是在耍骄傲、出风头，你让球里边有私心！”

“私心？反正我觉得既要让对方得分，又要让观众知道我是故意让的；不然，厂里的同志会说我这个当队长的还输球，不为工厂争光，还给工厂抹黑。”小彭象是受了委屈似地说。

“小彭，难道赢球才是为工厂争光，输球就是给工厂抹黑吗？”周师傅使劲地吸了口烟，语重心长地谈起了文化大革命前，厂乒乓球队的一场比赛。

那年春节，和工厂挂钩的东风公社派了贫下中农来看望我们，为了进一步增进友谊，巩固工农联盟，贫下中农还带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乒乓球队，与我们进行联欢和友谊比赛。当时，厂里的走资派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体育路线，他们对乒乓球队大肆灌输“比赛第一”，“锦标第一”的黑货，赢了球又拍肩膀又鼓励，大搞“物质刺激”；输了球吹胡子瞪眼发脾气。因此球队员一拿起球拍，想到的就是如何赢球，如何耍威风，如何争第一。尤其是球

队里的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儿子，打着为工厂争光的旗号，借乒乓球赛之机，污辱贫下中农。在比赛中，他长抽短吊，左玩右耍，出贫下中农的洋相。事后还公开诬蔑贫下中农：“泥巴腿也想打乒乓球。”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那场球我们是打赢了，可是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却差点破坏了。

听到这里，小彭若有所思，半晌才说了一句：“看来这个小球里头的学问还不少哩！”

“是呀！”师傅接着说：“小球可不能小看呐！打得好，它可以起到增强人民体质，增进人民友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作用；搞的不好，它也可能起到破坏团结，影响工作，腐蚀灵魂的坏作用。小小乒乓球桌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呵！”

“阶级斗争的战场！”小彭摸着后脑勺子：“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你应该想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来对照。当你拿起球拍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你不但是乒乓球队员，而且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你才懂得劲该怎么用，球该怎么打。”周师傅一席话如重槌擂鼓，槌槌咚咚响，小彭飞越听头脑越清醒，越听心胸越开朗：“师傅，我明白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用友谊统帅胜负，政治统帅胜负，胜负是为政治服务，为友谊服务的。”

“对呀！打乒乓球也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来指挥，怎么胜，怎么负，这里头也有公与私的斗争呵！”

“师傅，今天晚上我错了……”

周师傅笑着说：“知道错了就好，那我这把火总算没有白烧哇！”

“可不，你今晚这把火烧得我心里都亮多了，师傅，以后可还要多烧呵！”小彭既是感激又是恳求地说。

“那少不了，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我们都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自己百炼成钢！”周师傅说罢爽朗地笑了起来。小彭象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哎，师傅，明天星期天，是我们球队学习训练时间，把你今晚这把火再带到我们球队去烧一烧吧？”

“好哇，只要你们愿听，我明儿吃罢早饭就来。”

自从周师傅在乒乓球队点了把火以后，球队的年青人都要求这位老师傅来球队当兼职指导员。周师傅说：“当指导员我可没那个水平，不过就是不当指导员，以后也少不了三天两头来看一看，问一问。”彭飞在一旁接着说：“我师傅工作挺忙的，就当我们球队的顾问吧！”大伙儿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乒乓顾问”的名字就这么传出去了。

后 记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兵业余文艺作者，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号召，创作了大批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光辉成就的文艺作品，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检阅群众文艺创作成果，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进一步推动革命文艺创作运动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了这本工农兵创作选集。

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这个集子远远不能反映出我市工农兵创作的面貌，还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能听到工农兵读者的意见。

编 者

